

廣東特別委員會宣傳員

328.2/664

革命軍與中國



魂

革命軍與中國

廣東特別委員會叢書之六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出版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目次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雁蕩
殺到武漢去	蔣中正
逃出了赤都武漢	周佛海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曾養甫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覺夫
共產黨荼毒下之武漢	楊劍虹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王禮錫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伍生

目次

目次

附錄

寄江精衛書

吳稚暉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一、三大政策與三民主義

中國國民黨是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手創之革命黨。他有五十年的歷史，和光明之主義。總理手定實現此主義的方式爲國民革命；在第一次大會所決定之政策，爲「聯俄」，「容共」，「農工」政策。本黨爲要實現本黨之主義，所以採取國民革命的方式；爲要利便國民革命之進行，所以決定三大政策。由這一點看來，三大政策不過是本黨實施國民革命的策畧，決不是一成不變的主義，所以三大政策決不能和三民主義相提並論，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何物反動派？敢蔑視本黨主義。而作這種反動宣傳，來說反三大政策便是反革命。

二、容共的原因

我們知道本黨所決定之容共政策，是基于下列之事實決定的：——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1. 爲集中革命分子的力量，所以要集合一切的革命黨，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去掃除國內一切黑暗勢力，求得中華民族的解放。

2. 爲防範中國共產黨於本黨進行革命過程中，從事共產宣傳，防碍中國國民革命，所以容共，以圖同化共產分子，爲適於時代國情之三民主義而奮鬥。

3. 總理認定本黨之國民革命，是四萬萬弱小民族之解放運動，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份工作，在弱小民族進行之國民革命，原與在帝國主義國家之無產階級之世界革命不相妨，所以不妨聯合。

4. 共產分子，既認定國民革命，是中國政治和經濟背景所需要之革命方式，所以願中止共產革命，而從事國民革命工作。

5. 共產分子聲稱接受本黨主義，加入國民黨，同時卽需受本黨紀律之制裁，而成爲本黨之忠實份子。

然而數年來合作之結果，都適得其反，這個原因，可分析為下列數點：

1. 共產分子有不忠實行動之表現，因為他們之入黨，原非誠意之入黨，所以有種種幼稚思想，和批評本黨主義之輕舉妄動。

2. 共產分子利用本黨名義，來做共產黨內之工作，一方面掛名為本黨黨員，一方面直接受共產黨指揮，做他們黨內的活動。

3. 共產分子因為行動和思想的悖謬，所以對於本黨忠實分子，時常加以排斥，同時更運用黨團作用，以分裂本黨的一切運動。

三，共產黨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事實

除了上述之基本原因外，還有下列事實之發現：——

1. 三月二十日之事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陰謀之第一次爆發，是在十五年之三月廿日事變。這件事實，決不是李之個人之行動，而是團體之行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動。觀于第三國際起初對國民黨責難；但是後來調查真相之後，便於去年八月對中國共產黨下一嚴重的警告，就可明白了。○三月二十日事變，是中國共產黨謬妄的行動。因為那個時候，廣東也統一了！全省的訓政工作已經開始了！共產黨認為陰謀傾覆本黨，奪取政權的時機已到，所以有那次的事變。本來因這次的事變，共產黨對於本黨的態度，已有確切的表現；應受嚴重的處分，然而本黨樂與人為善之心，因李之龍之悔過，遂平息這偌大的風波。

2. 分裂本黨的民衆運動 因武力改變之策畧之失敗，所以共派改變策畧，運用黨團作用，從事分裂本黨的工作。一方面向農工羣衆宣傳「本黨是小資產階級的黨，不是為農工謀利益的，為農工謀利益的(?)，只有共產黨」。因為他們盤踞了農會工會，拒絕本黨同志的參與，而說本黨之不努力農工運動。本黨為農工謀利益的決議案，如減收田租，禁止高貸，

籌設農民銀行……共產黨便攘爲己功。至於工人運動，更被他們破壞到不堪。他們的御用機關——工代會，決不容本黨忠實同志參加；與他們對立的工會，便時遭他們的嫉視，挑撥離間，無所不至。年來的工人鬥毆，未嘗不受他們之賜呢！本黨的青年運動，久已成爲他們的注目點，年來的學潮，完全爲共產黨所煽發。共產黨這樣分裂了本黨的民衆運動，成爲本黨民衆運動糾紛之一個大原因。

3. 破壞北伐 本黨實現孫文主義的方式，爲國民革命。本黨實行國民革命的階段，分三個時期，1. 軍政時期，2. 訓政時期，3. 憲政時期。共產黨所需要的革命，是共產革命。革命的方式，是1. 階級鬥爭，2.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以共產革命，必具的條件，爲1. 製造巨額的無產階級，2. 喚起無產階級的自覺心。因爲兩黨的革命方式，根本不同，所以思想幼稚，和不忠實之跨黨分子，便對本黨北伐，有懷疑的態度。同時共產黨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黨魁陳獨秀，復不根據事實上的需要，利用青年心理的弱點，在其機關報上，有反對北伐的言論。其反對的目的，即是恐慌在共產黨民衆的基礎未鞏固之時，國民黨勢力之進展，爲共產黨之大患，所以不能不於本黨出帥北伐之時，著論反對，是爲共產黨反對北伐，在言論上的表現。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既是基於現實的需要，和順應民族解放的潮流，所以於很短期間，便進據衡岳，克復漢陽。共產黨明知中國國民革命高潮，不能阻擋；而北伐的勝利，不能挫折，於是改變策畧，隨住本黨軍事勢力的進展，而宣傳共產主義。并且利用五十萬軍士在前方作戰，和本黨全體主要黨員，在後方擘劃黨務，財政，軍政的時候，他們便因利乘便，廣佈共產勢力於兩湖，造成現在之反動局面。

當北伐軍進兵泥杭，與頑敵孫傳芳作最後決戰之際，共產黨更不顧黨國的安危，五十萬戰士的性命，和在軍閥勢力下之北方民衆，決然接受鮑

羅庭的命令，來把五十萬的北伐軍斷送，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生命，造就他們假共產的世界。他們向國民黨進攻的方式是：1. 誣毀國民黨的柱石，2. 誣毀國民革命軍的軍事領袖，3. 扣餉扣械斷送前敵戰士的生命，4. 破壞北伐，使國民革命功敗垂成，維持北方軍閥的喘喘，延長北方民衆身受的痛苦。這便是共產黨破壞北伐的事實上的表現。

4. 盤踞中央 武漢是國民革命軍犧牲了無數的鮮血，才換得來的城市；國民黨是本黨總理奮鬥了四十年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然而中國共產黨却想毫無代價地攘爲已有或加以破壞了！他們實行篡黨的方式，有如下之二種：——

a. 利用「貓爪」政策，以分化本黨。

b. 排除本黨忠實領袖。

由 a 的政策，共產黨便得到了很好的帮手；由 b 的政策，共產黨便詆張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靜江同志爲昏庸老朽，詆蔣介石同志，爲個人獨裁。同時更假借中央名義，提倡鞏固黨權運動，更提出兩個口號：1. 一切權力屬于黨，2. 整個軍隊指揮權奉給於黨。然而我們并不反對鞏固黨權，我們只要求一切權力屬於中國國民黨。看看那時武漢政府和黨部之情形，是怎麼樣？那時的跨黨分子，分處要津，共產黨人，入爲部長，已經顯然說明一切權力，已不屬於國民黨了！這便是他們盤踞中央的事實。

5. 惹起外交糾紛 惹起外交糾紛，爲共產黨破壞北伐的一件絕大工作。我們知道：當北伐軍進至南京的時候，當時是第六軍先入城的，便發生了假冒革命軍的搶劫領事館，和殺傷外人的行爲，因此就遭英美帝國主義的砲擊，造成寧案的絕大交涉。事後才知道這是共產黨破壞北伐計劃之一種，本來是共產黨玩的小小把戲，却益了奉魯的潰軍和流氓，而令南京市民受了絕大的損失，這種只知革命（？）目的，不擇革命（？）手段的

共產黨人，未免毒辣了！

當北伐軍進攻上海的時候，上海的共產黨人却要表現出民衆(?)的勢力，開始大罷工，然而大罷工未幾便中止了！及後北伐軍大舉前進的時候，共產黨復舉行第二次大罷工，藉口歡迎革命軍，實在是利用羣衆，做擾亂革命軍的工作，所以當時有共黨勾結流氓和直魯潰軍攻擊第廿六軍軍部的事實。他們是豫備迫該軍兵士退入租界，惹起第二次的南京慘案，幸而廿六軍營地堅固，卒將之擊散，并捕獲百餘人，這個危機，才算平穩的渡過。

上述事實，已成爲公認的事實，并不是我故弄文墨，羅織共產黨人於罪。我們知道，在革命勢力薄弱的地方，該地的民衆，往往被人利用，做出反革命的事實，(如瓊崖方面，報章已畧有記載)，這是宣傳不力，和除惡不盡的結果，(現在瓊崖方面，已預定計劃，相機進剿，諒茲醜類，不難湯平。)所以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我將這些事實，綜合敘述出來，給民眾認識認識，使他們知道清黨運動，是救黨救國的首要工作。

四，思想界護黨救國之先聲

本來本黨自經共產黨加入後，已發現了不少的裂紋，本黨的忠實同志，如戴季陶同志，已能在危機四伏之中，認識國民黨的腹心之疾，所以提出，「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生存。」三語爲國人告。在當時革命分子思想龐雜的當兒，季陶先生已著有「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基於中國的文化背景，切實發揮孫文主義的精神。及後更著有「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將當時兩黨合作之蔽病，和C.P.C.Y的野心，充分表露出來，使革命黨員知所猛省。由戴先生這種言論，影響到國內大多數的有識青年，已能在陰惡的環境，組織團體，作護黨救國運動，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戴先生實是中國思想界護黨救國的先聲。

五、清黨運動之實行者

兩年之後，直到本年四月，共產黨的惡燄，已瀰漫全國，反動空氣，在武漢方面，已異常濃厚。若任令偽武漢政府，據有中央，則不出兩月，直奉軍閥，必捲土重來，再行支配長江民衆。前敵五十萬戰士，必死於共產黨手中，共產黨必致變國民革命方式爲流氓革命，鄂廣據有四十年歷史的中國國民黨便會與中華民族同歸于盡了！然而本黨之所以能免於這個危機，和中華民族之所以仍能爲國民革命奮鬥，這完完全全是黨國柱石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之力，和蔣介石同志擁護中央之熱誠，這樣纔能完成清黨救國的責任。所以我們可以說吳稚暉同志實是護黨救國的實行者。

六、革命民衆對於革命政府應有的認識

現在全國十五行省，已在南京政府之下，去做實現孫文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而兩湖民衆，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給革命軍兩次光復之武漢城，本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來是革命史上有名的城市，如今都成爲赤色恐怖的区域。革命的民衆——尤其是廣東的民衆，要知道國民革命，是中華民族解放之唯一革命方式；有數十年歷史之國民黨，纔是切實爲農工階級謀利益，和國民革命之實行者，南京的國民政府，才是新中國的統治者。這樣，除了接受黨和政府領導去革命之外，還有什麼懷疑？還要被什麼人利用去做反革命的工作？

最近黨政府，已決定討伐兩湖了！武漢四面已在革命軍包圍之中，擾亂革命後方，破壞國民革命之反動派，自會受相當之刑律之懲治。而兩湖的民衆，在過去數月之中，飽受反動派的蹂躪——農工運動之被摧殘，軍人家屬之被騷擾——種種惡象，不一而足，也會得到解放的機會了！我們除了切實團結起來，鞏固革命的後方，還要表現出革命民衆的熱誠，夾擁護國民政府討共！末了，我們高呼！

革命的民衆，聯合起來，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爲中國國民革命而奮鬥！
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共產黨！

殺到武漢去

蔣中正

——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南京大操場國民政府北伐一週紀念閱兵大典

中講演詞——

各位將士同志們：

今天是我國民政府出師北伐的一週的紀念日子，就是我們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已有了一年，差不多有三百七十天的工夫，我們全軍的將士，死的傷的，統統是有五萬的人數，就是我們武裝的同志，這一年的工夫，同軍閥奮鬥，死的傷的在五萬以上！這五萬以上的武裝同志，是爲革命而來犧牲的了！我們沒有死的，沒有傷的，現在還在前線同敵人作戰，同敵人奮鬥的；今天到場閱兵的各位將士，雖然走還存在，沒有死，沒有傷，可是大家一年以來，弄得皮黃骨瘦，極饑抵餓，不避寒暑風霜，辛苦艱難，經過許多的危險，才遺留下

殺到武漢去

殺到武漢去

來，到今天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一週年，我們大家還能够參加，還能够看見在南京做這紀念週，這一點，我們一方面固然是很快活，一方面我們自己想起對於我們總理，對於我們已經死了的，一班將士同志們，是何等悲痛！多麼可憐！對於我們自己本身，又是多少的傷心，多少的苦痛！？

國民革命軍死傷了五萬多的將士同志們，我們中華民國的四萬萬的同胞，犧牲了無數的生命財產，才能够打倒北洋的軍閥；可是還不能夠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責任，我們還沒有打倒北京，北京還在敵人軍閥的手裏頭，而我們這許多犧牲死傷的武裝同志們，這種的價值，這種的光榮完全被共產黨來偷奪了去，冒充了去，弄得我們已經死了的這一班將士同志們，以及沒有死的將士同志們，這種的成績，這種的功勳，完全給武漢的共產黨來掠奪了去！冒充了去。我們可以講：我們這一次的成績，這一次的功勳；完全給共產黨來埋沒了，完全給武漢的共產黨來搶奪去，來冒充去了，弄得這一年中間，可以說一點沒有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成績，弄得我們死傷了這許多將士們，國民革命還是不能成功。這一年成績，我們可以講，是失敗的，不是成功的！爲什麼失敗呢？我們就是給共產黨來偷奪了去；共產黨來妨礙我們革命的責任，使得我們不能夠完成這個責任，使得我們已經死了一班同志們的頭顱鮮血，完全給共產黨付之東流，沒有一點價值，你看悲痛不悲痛！這一年我們過去的國民革命成績，可以說是失敗的！不能算是成功的！完全是失敗！失敗在那一個手裏呢？失敗在共產黨手裏！這一年已經過去了，我們不要去念他了，現在從今天起，到明年七月十五號爲止，這一年中間，將來這一年中間，我們要糾正過去一年失敗的成績，我們一定要希望在這一年中間來成功，來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實現我們三民主義！怎麼樣才可以成功呢？怎麼樣才可以使得我們五萬多的武裝同志們犧牲的價值，才可以保持了這個光榮呢？這就是要我們大家想想，我們失敗在那個人手裏頭？我們失敗在共產黨手裏頭。我們就要打倒共產黨，打倒武漢的共產偽政府

殺到武漢去

殺到武漢去

！我們才可以來求一個成功，來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責任，同志們！共產黨不
打倒武漢的偽政府不消滅的時候，我們國民革命便不能成功，我們過去的光榮
勞苦犧牲。完全失敗，完全付之東流了！這個樣子，我們何以對得起我們總理
？我們怎麼樣對得起已經死了的同志們？怎麼樣對得起我們四萬萬全國的同胞
？所以從今天起，到明年七月十五號為止，這一年的中間，我們一定要打倒共
產黨，一定要國民革命成功，簡單的講一句話，從前的歷史，我們已經失敗
了；我們國民革命軍從今天起，來開始工作！從今天起，才算是國民革命的起
頭！各將士同志們，努力奮鬥，同心一志，同生共死，來打倒共產黨，來打倒
國裏頭的軍閥！來打倒帝國主義，來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責任！國民革命的責
任完成了之後，我們才可以對得起我們總理，才可以對得起已經死了的將士同
志們，才可以對得起中國四萬萬的同胞！

各位將士同志們，要曉得，我們去年從廣東出來的軍隊，是有一半在我們

國民政府指揮之下，還有一半的我們官兵同志們還是在武漢共產黨壓迫之下，在那邊受痛苦，受無名的犧牲。各位將士同志們，我們去年從廣東廣西出來，大家同生死，共患難，在一個軍隊中間，現在爲什麼要有一部份軍隊却在武漢的共產黨壓迫之下，不能出來，不能同我們團結，聯合在一塊兒同生死？這就是個武漢的共產黨拆散我們聯合戰線，使得我們中國國民黨不能夠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責任。各位將士同志們，我們婆是有決心的，有志氣的，有道義的，有誠意的，大家就要同心一致的起來，來救出在武漢的同仇敵愾的一班武裝同志們。如果我們不去救他們一班武裝同志們呢，他們一生一世就要給共產黨壓迫，一生一世他們就沒有出頭享福的時候！所以無論爲公爲私，爲個人的感情，爲國家的道義，我們大家應一致的共同聯合起來，一定去救援我們國民革命軍在武漢共產黨壓迫之下的一班武裝同志們。我們救援在武漢共產黨壓迫之下的武裝同志們要怎麼樣呢？就是要打倒武漢的共產黨，武漢共產黨打倒了之

殺到武漢去

殺到武漢去

後，就可以救出我們國民革命軍全體的將士，

各位將士大家這個樣子的辛苦艱難，弄得皮黃骨瘦，在戰場受許多的危險，這麼辛苦，我們殘餘下來的這生命，責任在那兒呢？我們就是要繼續我們總理國民革命的責任，繼續我們已經死了一班將士同志們，國民革命的責任！我們要共同一致的來同武漢的共產黨來做最後犧牲！有了武漢的共產黨存在一天的時候，他們做的壞事情，便說是我們國民黨做的，弄得我們大家的父母兄弟妻子，在家裏頭不得一天安樂；壞的事情，完全推在我們將士身上，好的事情，有功勞的事情，完全給共產黨偷奪去了，說是他們的功勞，你看！我們國民革命軍，我們中國國民黨，犧牲了五萬多將士同志，反說是他們的功勞！各位將士同志們看看，共產黨是這個樣子的，還可以給他在武漢存在嗎？還可以給他來冒充我們的功績，來謀害我們國民黨嗎？這個樣子我們若不打倒他，怎麼可以洗雪這個恥辱呢？這樣子倒運的事情，這樣子的奇恥大辱，我們趕緊洗雪

乾淨了！我們趕緊把武漢的共產黨偽政府消滅。才可以洗雪這奇恥大辱。才可以救我們四萬萬同胞！

各位將士同志們！我們國民革命軍是我們總理遺下來的國民黨軍隊！我們大家要擁護中國國民黨，要實現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就要打倒共產黨！打倒了共產黨，才可以來實現三民主義，才可以來擁護中國國民黨！所以各位犧牲奮鬥。不是爲哪一個人，是爲我們中國國民黨，是爲我們自己來犧牲拚命的！因此，各位將士同志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不要擁護那一個人。只要擁護我們中國國民黨，我們四萬萬同胞的利益，這才算是國民革命軍人！各位將士同志們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若不打倒武漢的共產黨，我們便是不能夠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責任，便是不能夠實現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不能夠鞏固我們國民黨的基礎！所以我們大家要完成我們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做我們國民黨孫總理——孫大元帥的一個信徒，我們大家就共同的來打倒武漢的共產黨，才算是

殺到武漢去

殺到武漢去

真正的擁護中國國民黨，才可以完成我們北伐的事業！我們五萬多犧牲了的武裝同志將士們，才不會冤枉，我們才可以對得住他們，他們才可以安心瞑目，國民革命責任才可以成功！全軍的將士同志們！大家要爭氣，大家要立志，大家不要奮鬥犧牲，來打武漢的共產黨，來救援我們中國四萬萬的同胞！

逃出了赤都武漢

周佛海

(一) 小引

我是五月十八離開漢口的，十九日，舟過九江，危險地帶已經過去，便在船上草了「逃出了赤都武漢」一文，已成萬字，還沒有完結。不意舟甫抵滬，即因誤會被捕，以致那篇文章，到現在還在總司令部駐滬軍法處，沒有得發表。現在重新起草，不僅把這次武漢叛黨叛國經我親見親聞的事實宣布出來，並且要稍加擴張，把共產黨成立以來我所親歷的事實，一齊宣布。因為在民國十三年五月以前，我的確是個共產黨員，而且是比较重要的共產黨員。自從民國十三年六月，無形脫離，同年九月正式脫離了共產黨以後，我便是共產黨的敵人，共產黨便是我的敵人。我的工作一部分，便是反對共產黨。（以下縷述事實）共產黨的「嚮導」和「中國青年」上面，也便明白的攻擊起我了，「中國青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年「上罵我，何等刻薄；他們說「周佛海已經死了」。共產黨於決定加入了國民黨之前，對於（聯孫乎？）（聯陳乎？）一問題，徘徊考慮了很久，這件事，恐怕外面很少有人知道。陳是誰，便是叛黨逆賊陳炯明，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和譚平山陳公博三人，曾到惠州西湖三次，和陳炯明商量聯絡條件，以反抗「孫派」，這恐怕也是外面的人所不知道的事。這種情形，容後再述，即此一點，就可見共產黨是實力主義，是利用主義，他們的手段，是利用實力以完成他們的陰謀，他們加入國民黨不是因為信仰三民主義，也不是因為要實行國民革命，乃是因為要利用國民黨的招牌，潛伏在國民黨的內裡，發展他們的勢力。他們只求「共產黨」的成功，甚麼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都不過是他們欺人的幌子。試看他們在加入國民黨之前，還要聯絡吳佩孚，他們利用李大釗和孫伯蘭到洛陽，勾結吳佩孚，所以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作用，也和他們「聯陳」「聯吳」的作用完全一樣。

以下連帶述評的詳敘我所親知的事實，因為要敘我所親歷的事，所以不得不以我自己為中心。

(二) 共產黨成立時之狀況及我和共產黨的關係

共產黨怎樣成立的，這大概除非和共產黨有過關係的人不能知道，俄國革命以後，社會主義的思潮，澎湃全世界，當時在上海介紹社會主義的出版物，有「新青年」星期評論，和「解放與改造」，當時我在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常在「解放與改造」上面介紹社會思想，因此文字上和當時主辦該誌的張東蓀發生關係。民國九年暑假回國，在西湖住了兩月，九月初到上海，張東蓀說：陳獨秀約我們談話，當時同他到環龍路海洋里二號晤陳，這就是我會着陳獨秀的第一次。當時談話的人，除我及張陳二人外，有沈雁冰，和第三國際代表吳庭斯基及其繙譯楊齊明。談話時，吳庭斯基，主張中國須即刻組織共產黨，張東蓀似不贊我，我和沈未發言。後來陳又約我談話，說上海方面有邵力子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沈玄盧，陳望道，李漢俊等人，均主張即刻組織，請我加入，我便答應了。我爲甚麼加入共產黨，當時的思想，真是幼稚，但亦事實使然，因爲當時我不過是個高等學校，（等於中國大學預科）的一年級生，年齡不過二十二歲，學力經驗，都是起碼程度。當時以爲現在的制度不好，要好，要努力打破，而共產黨却是打破現存制度的組織，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革命，共產黨是最革命的團體，所以我們要革命必須加入共產黨。至於共產黨主義的革命，是革命的一個方法，不是革命的唯一方法，共產黨是革命的一個組織，不是革命的唯一組織，以及適於俄國的主義，是否適於中國，關於這些問題，既然沒有明瞭的概念，也沒有深刻的研究，我想加入共產黨的青年，大部分和我當時思想一樣，大家要革命，而以爲共產黨是革命的黨，共產黨員也大吹特吹他們的黨是最革命的黨，於是大家受了麻醉。相率加入了共產黨，其實大錯特錯。我們是要革命，但是要革命完成，必須有革命的主義和革命的方法，革命主義和革命方法，是各時各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地的特殊環境所產出的，也只有各時各地的特殊環境所產出的特殊革命主義和方法，方有成功的可能。所以中國革命，必然而且應該由中國的特殊環境產出特殊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能生吞活剝的信仰舶來的革命主義，不能削足適履的採用輸入的革命方法。舶來的革命主義，輸入的革命方法，因為不適用於中國的要求。因為不是對症的藥，所以不僅不能治國，不能救民，而且要誤國，要害民。但是這些道理，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我並且相信許多加入共產黨的青年，也沒有想到，我加入組織共產黨以後，不久就到日本去了，以後共產黨使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濟南各地組織起來，並在上海出一機關月刊，名爲「共產黨」。我在「共產黨」上做了三四篇文章，不久陳秀應陳炯明之召，赴粵充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上海的事，託李漢俊招呼。當時在上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向各工廠活動，不過這時我在日本，詳細的情形，不甚知道。次年，民國十年暑假得到上海通知，定於七月開各地共產黨代表大會，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討論黨綱，並組織中央幹部，我便以留日代表的資格，回國參預。其實當時留日的共產黨員，除我外只有施存統一人在東京。當時出席的人，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濟南代表是兩個學生，以後不甚聞名，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及尼柯爾斯基。我們便在貝勒路李漢俊家開起會來。當時內中就分了兩派，張國燾，劉仁靜等，自命爲真正的共產黨，而攻擊李漢俊和我是灰色的，一連開了六晚，報告各地狀況，討論通過黨綱，最後就要決定目前政策，決定中央組織和人選。誰知到了第六晚，爲法界包探偵知，正在開會討論的時候，忽來一形迹可疑之人，闖入屋內，一望而去，我們知道事發，隨即散會。半點鐘後，法捕華捕十餘人，包圍漢俊住處，捉拿過激派。當時只剩下陳公博和李漢俊二人，陳公博說的北京話，與日本人說北京話一般無二，巡捕硬說他是日本的過激派，虧得李漢俊應付得好，

當時幸得無事，但事後陳公博却嚇得魂不附體，次晨便一溜烟逃往杭州去了，當晚十二時，我們又在陳獨秀家開會，決定第二天赴嘉興南湖開會。第二天到了南湖，租了一只大船，蕩在湖中開會，真是人不知鬼不覺，當日討論最烈，因為張國燾等主張南北是一邱之貉，對於南北政府，應一律攻擊，我和包惠僧主張應與廣東政府合作，結果，他們的主張通過，當時的幼稚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當日第三國際代表沒有預會，以後他們便把張等的主張打消，主張仍應與南方政府合作，第三國際代表個人的意見，可以打消大會的決議案，他們的權力，也就可想而知了。當日又選舉重要職員，選陳獨秀為委員長，張國燾等運動舉李大釗為副委員長，選舉的結果，副委員長却是我，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當時陳獨秀在粵，我便代行委員長職權，開始活動。經費呢？不待說是盧布換成的鈔票，他們給我每月八十元大洋的生活費，此外還有一點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陳獨秀和馬林大鬧意見，不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肯和馬林見面，因為馬林說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陳獨秀則以為我們那裡用了這樣多，一半是第三國際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好麵包，如何誣賴別人？其實究竟用了多少因為我在日本，不得而知。不過在我代理委員長期內，不到兩月，確經手用了一萬二千元，而張國燾所組織的「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經費，還直接去領，不經我手。陳馬尚未晤面之時，陳獨秀被捕了。其時華盛頓會議開幕，第三國際因為對抗起見，在伊爾庫次克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電全中國共產黨組織各界的代表團，於是我們一面營救陳獨秀，一面派人四出「尋覓」代表，包惠僧赴粵，劉仁靜赴北方，張太雷赴日埠，（第三國際令中國共產黨代辦日本代表事）我親自赴長江一帶，限二十日內返滬，邀集蕪湖，安慶，武漢，長沙四處代表，我當時以十二分的力量活動，結果「覓得」代表三十餘人，都是學生但冒充工人或商人的代表一批一批的送赴俄國。十一月初，我便與當時的愛人，現在的夫人

楊淑慧士赴日求學去了。自從此時起，直至民國十三年三月回國的時候止，我對於共產黨便沒有甚麼貢獻，沒有甚麼工作而且在這兩年多之中，思想上發生了個極大的變化。這兩年多之中，因為我專門讀書，不管共產黨的事，所以關於共產黨的事，不甚詳細知道。不過關於勾結吳佩孚，聯絡陳炯明的事，以後聽見共產黨朋友對我說過，現就所知的，畧述一點。

共產黨因為要和吳佩孚勾結，所以首先送他一個「開明的軍閥」進步的軍閥」的尊稱，當時孫洪伊向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却和孫洪伊關係密切。（編者按李大釗與吳佩孚要人白堅武，是極好的老朋友，這是作者所未知的。）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赴洛陽數次，似乎常時報紙，也有記載。他們的手段真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的總稽查，都得吳佩孚電令高恩洪委共產黨人充任。京漢線總稽查爲包惠僧，津浦似乎是李民治，其餘二線的人，因為我向不認識，所以不能記其姓字，他們究竟以甚麼條件，交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換得來，却不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吳佩孚又是好惹的嗎？共產黨想利用吳佩孚，吳佩孚又何嘗不是利用共產黨，「進步軍閥」也屠殺起工人來了，吳佩孚竟和共產黨宣告離婚了。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炯明媾識。陳炯明由閩返粵，桂系崩潰以後，就招陳獨秀赴粵爲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陳炯明逆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兩派，共產黨究竟聯孫，還是聯陳，在當時却是個很大問題。共產黨當然以實力爲轉移，而當時粵桂的實力，似乎都握在陳炯明手中，所以共產黨遂和他勾結。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同陳公博辦「羣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以後陳炯明匿居惠州的時候，馬林和譚平山等，（時陳獨秀已赴滬）疊次赴惠，商量合作條件，誰知陳炯明竟敢砲擊觀音山，危害總理。陳逆經此叛逆行爲以後，爲國人所唾棄，共產黨畏輿論的攻擊，遂也不敢明目張胆的聯陳。北爲吳佩孚所棄，南和陳炯明絕緣的共產黨，遂於民國十二年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設法混入國民黨，而肆其破壞國民黨的陰謀了。這便

是我在日本兩年多內，共產黨所做的重要事項。其餘詳細情形，因非親身經歷，不能敘述。這兩年之間，我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便漸漸動搖起來了。說來實在奇怪，我高等學校畢業後，就進了西京帝國大學經濟科，日本馬克斯主義的泰斗河上肇博士，便是我們的教授。照道理說，我們聽了他幾年的講，讀了他許多的書，非共產主義者，都應該變成共產主義者。誰知適得其反，本為共產黨員的我，聽了他的講，反不贊成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來了。這不但我是這樣，當時許多同學，也是如此；例如現任總政治訓練部編撰股股長薩孟武同志和徵查股長李超桓同志，都是愛聽河上的講，愛讀河上的書的人，然而都反中國採用共產主義。我們幾個同志，常常討論研究，結果我們一致主張中國經濟方面，目前只能採用國家資本主義，漸次向着社會主義進行。有些人很奇怪，以為河上教授出的日本學生，許多成為社會主義者，而所教的中國學生却幾乎全部成為反共產主義者。其實一點也不稀奇，因為中國的經濟條件，和日本的不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同，如果成爲社會主義者的日本學生，而爲中國人，他們一定會反對共產主義，反之，反對共產主義的中國學生，如果生而爲日本人，他們一定會變成共產主義者。人類的思想，是要受環境支配的。爲甚麼我聽了河上教授的講，思想出了變化，因爲河上教授，是頭腦非常冷靜的學者，不是浮躁煽動家，他極精密的研究唯物史觀，極嚴格的應用唯物史觀，他極力反對「早熟的社會革命」，他以爲時機過早的社會革命，不僅不能促社會進步，而且要引起社會的退化，他並且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他的理論，因此我便感覺到在經濟狀態等於產業革命時之英吉利的中國，企圖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實在是「時機尙早」！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要具備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物的要素，便是生產規模的擴大和企業的集中，人的要素，便是無產階級自覺，和其數量增加，團結堅固，我們的眼光，如果不僅限于上海，廣州，和漢口，我們的眼光，如果遍及全國，細密的檢閱中國工廠勞動者在中國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率，并檢查工廠工業在

中國產業界所占的地位，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共產主義之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在中國幾等於零，中國實在沒有實行共產主義的基礎和條件。此外，馬克斯的研究對象，是歐洲的社會狀況，尤其是產業先進英吉利的社會狀況。以產業的先進國的社會狀況為基礎而得的結論，怎能無條件的適用於無產落後的中國，而且自從俄國革命以後，馬克斯主義，為俄國共產黨所曲解，而變為列寧主義。德國馬克斯主義麥斗考茨基和列寧，互相攻擊，各不相下。只就馬克斯主義而言，並分為伯倫斯用的修改派，考茨基的社會民主黨，和列寧的共產派。所以馬克斯主義他本身，理論上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派別紛歧，莫衷一是，就是列寧的共產派，又分為特羅茨基派和齊諾維埃夫派。他們的本身，既然沒有一定的統一的理論，怎好把他的理論，無條件的適用於中國。俄國的共產主義，理論上，已被馬克斯正統派的考茨基，攻擊得體無完膚，事實上，在俄國已行不通，而改用新經濟政策。我們為什麼還要把這種理論下沒有根據，事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實際上已經失敗的主義，生活吞剝的適用於中國。我們並不是像英國的自由學派，迷信資本制度爲永久的，絕對的經濟組織，資本主義的文明。早晚必要破壞，這是我們所深信的。然而資本主義的崩壞，究竟取何種途徑，打倒資本制度，究應取何種方法，却不能不因時而異，因地而殊。甲編所經歷的途徑，不一定適用於甲國，所以同一社會主義陣營之中，在德爲社會民主黨，在法爲工團主義，在英爲基爾特社會主義，在俄爲共產主義，中國有中國的特殊環境，特殊歷史，應該有中國特殊革命主義和方法，決不能把數萬里河山，數萬人民，當做俄國附屬國，當作第三國際試驗場，當做赤色帝國主義抵抗白色帝國主義的工具。這些理論，詳細伸引起來，簡直可以做出了一本書，現在聊盡於此，以後在別的地方，再行詳論。我根據上面簡單敘述的種種理由，對於共產主義，便是漸次愈隔愈遠了，然而當時還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這是因爲共產黨員，在東京不過三數人，在西京只有我一個，我對於共產黨，既沒有工作，共產黨對於我也沒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有甚麼束縛，共產黨和我，事實上已經沒有關係，我的言論和行動，都可自由，共產黨沒有來束縛我，當時既沒有感覺不便，而且我的性情，向來又比較疏忽，因此名義上還沒有脫離共產黨。十二年下半年，共產黨員，都以個人的資格入國民黨了，十三年一月，國民黨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了，當時決定中國的革命，是國民革命，而以帝國主義和軍閥為革命的對象，我起初聽見，非常高興，以為共產黨的人，都覺悟了，都認清中國現在該行民族革命，實現民主政治，而解決經濟問題，不宜行階級鬥爭的社會革命。但是不久却又懷疑起來，就是懷疑此後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應該怎樣處理，我們既然承認和國民黨的目的相同，且進而加入國民黨，為甚麼共產黨還繼續存在。既然大家加入國民黨，共產黨就應該解散，如果說兩黨的最後目的不同，目前不過暫時合作，那就應該兩黨平行的合作。共產黨員，不應該加入國民黨，一方面說暫時合作，共同負擔國民革命，別方面共產黨員，又都取得國民黨的黨籍，等到暫時合作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的目的——國民革命——成功之後，兩黨的關係怎樣，我當時覺得是種矛盾。於時便寫信問陳獨秀，第一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究竟是甚麼作用；第二問我們加入國民黨，就要受兩種黨紀的束縛，如果兩黨的紀律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究竟應該服從那一黨的紀律。他當時的回答，說這是第三國際定的策畧，令中國共產黨員行的。○對於我的第一問，他以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有兩個作用，第一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實力，因為如果拿着共產黨的招牌去活動，一定到處碰釘子，因為人家一見「共產黨」三個字，就會望而却步，拿國民黨的招牌，就可和各方面接近，拿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這便是第一個作用。第二，就是使國民黨共產化。因為共產黨員，既取得國民黨黨員的資格，就可在國民黨內掌握黨權，操縱黨務，製造黨論，煽動黨員，而使國民黨漸變為共產化，因為事實上，國民黨本來的主義和政策，既然無形消滅，徒，有國民黨的空名，事實上等於亡黨，這便是他答的第一問。今年一月間，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我和鄧演達談及此事，鄧演達說：「現在不是國民黨的共產黨化，」反是共產黨的國民黨化，這種見解，非常錯誤，所以當時和他辯論了幾句，共產黨黨員，能在國民黨內操縱一切，而國民黨員，對於共產黨的黨務，不僅不能參與，而且不能預聞，我們用甚麼方法能使之國民黨化。

關於農工運動，共產黨一意包辦，不許有真正的國民黨黨員染指，我只舉出一件事實，便可證明。十三年中央黨部，還設在廣州惠州會館時，農工部開辦第一次農民運動講習班，招生考試，記得是在譚平山的私宅閱卷，閱卷的方法，真和普通不同，不是閱文，乃是先看投考者的名字，凡屬於共產黨或為共產黨作工具的人，不必閱其文字，即行錄取，真正的國民黨員，均棄置不錄，結果非共產黨，不要想參加農民運動，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置辯。總而言之，我親見聞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行動，就是發展共產黨的勢力，包辦農民運動，吸收有為份子，和破壞國民黨的基礎，分離國民黨的中心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操縱各級黨部，和詆毀三民主義（他們雖然沒有明目張胆詆毀，然而在共產黨內，以及對於傾向共產的人，常指摘三民主義爲不徹底主義，爲非驢非馬的主義。）當時我極不贊成共產黨的策畧，然而還沒有脫離共產黨。在廣州就是張崧年和我們兩人同在廣大當教授并且同住一處，常常討論，然而沒有辦法，我覺得我自己非常矛盾。不贊成共產黨而又沒有脫離共產黨，這是第一個矛盾。外面的人，看我做共產黨員，不肯和我接近，共產黨內部，則攻擊我爲「知識份子」，把我當做不忠實的共產黨員，這是第二個矛盾，我既然處在這種矛盾的環境之中，過這種矛盾的生活，當然有無限的痛苦，要解除我的痛苦，只有打破我的矛盾環境，要打破我的矛盾的環境，只有兩條路，就是或爲忠實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或爲忠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這兩條路由我自己選擇，對於共產主義，既然失掉信仰，對於共產黨的行動，又完全反對，當然不能成爲忠實的共產主義的信徒，於是決心做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而要作三民主義的忠

實信徒，便須脫離共產黨，我決心了，我覺悟非脫離共產黨，不能解決我的矛盾，不能解決我的痛苦，於是便寫了一信給廣州區執行委員會，說我的思想變遷，要脫離共產黨。信剛寫完，適包惠僧來，我就將我的意見，和他說明，他自然勸我不必，那天晚上一點鐘，我們都已就寢，周恩來忽扣門求見，他是廣州執委，聽見包惠僧說及我的事，因來相勸，我當時將信交與他，他立刻撕碎，勸我不要再提。但是我已決心，怎能挽留。第二天，再由郵寄去一信，以後廣州執委將信轉寄上海中央執委，上海回信，聽我退出，於是我便退出共產黨，我的矛盾解決了，我的痛苦解除了，我的生涯開了一個新紀元，我的生活得了一個新天地，以後便開始反對共產黨了。汪精衛有次對我一個朋友說，周佛海真拆爛污，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却攻擊共產黨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噬，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我現在却要學他說，汪精衛真拆爛污，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却要做共產黨的工具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去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其實我退出共產黨後，反來攻擊共產黨，既有正確的理由，又有深切的必要，陳獨秀答覆我的等等質問，以為如果兩黨的紀律或命令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應該服從共產黨的命令和紀律，因為我們是奉第三國際的命令加入國民黨的，所以對於我們的最後的，最高的指揮權當然仍在共產黨，這便是陳獨秀對於我的答覆。他所說的意見，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後的行動，便可知道。我當時的意見，是主張取消共產黨的，我會把我的意見，寫信告訴包惠僧等幾個人，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共產黨的招牌既然拿不出來，就是證明中國現在不需要共產黨，既然是社會所不需要的黨，何必一定要勉強維持他，然而這是第三國際的命令，我們人微言輕，有甚麼用處。十三年四月，我應戴季陶先生之命，赴粵工作，當時我還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所以還得參與共產黨黨務，而出入于東山鮑羅廷的住宅，譚平山每遇重要的事情，常約我

和張崧年同赴鮑宅商量，老實說，不是「商量」實是「請示」。實際當時我和張崧年，便是最不忠實的共產黨員，張崧年不久便也退出共產黨了。我是九月退出的，他大約是次年一月退出的，時已赴北京。鮑羅廷告訴我們的策畧，最重要的就是把國民黨分做左右兩派，他把當時的中央黨部當做左派的機關，把廣州市黨部，當做右派的機關，使這兩級黨部暗中互相排擠，他叫我們以國民黨員的名義，攻擊不接近共產黨的黨員，以捏造所謂左派有派(?)的名義攻擊胡廖諸先生為賣黨；務必使國民黨自己分裂，以便共產黨乘機壟斷黨務。此外，對於國民黨的領袖和民衆團體，也告訴我一種策畧，對於國民黨的領袖，如果要利用，而他可受利用的，便極力替他鼓吹，替他捧場。例如他們現在對於汪精衛，便取這種策畧，對於不要利用，或雖欲利用而他不受利用的，國民黨領袖，便極力詆謗，極力詆毀，務使其信用墮地，在黨內及社會上沒有立足的餘地，例如他們現在對於蔣總司令及前年下半年以後對於戴季陶先生，便取這種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手段。在社會上及黨內的地位，幾等於零的我，也嘗過他們這種苦滋味。對於民衆團體，他務必設法操縱，如果不能操縱，務必設法破壞，使其不能成立。他說我們不能操縱的團體多一個，是我們的敵人多一個，至少我們的工作，要多一層障礙，這便是鮑羅庭告給我們的戰術。試看幾年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及黨外的活動，就可知他們忠實的，甚至變本加厲的運用這個戰術了。我退出共產黨，是因為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是因為共產黨陰謀圖傾覆國民黨，我既然認識了這兩件事實，如果靜默不言，便是中國的罪人，便是黨的叛逆。我甯肯而且應該做共產黨的罪人，做共產黨的叛逆，不願意而且不應該做中國的罪人，國民黨的叛逆。要做中國忠實國民，便須明白的排斥不合國情的共產主義，要做國民黨的忠實黨員，便須痛切的攻擊破壞本黨的共產黨。攻擊共產黨，是忠的責任，是我的義務，我便開始我的工作了。第一步便是約同廣大幾位教授如謝瀛洲黃季陸等，創辦「社會評論」，謝黃二同志是反對共

產黨的健將，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以後馮淵在粵，被共產黨當做反動派，壓迫得幾乎不能活動，季陸被共產黨當做西山派，竟排出國民黨之外，「社會評論」的主要目的，便在反對共產黨，但是當時中央黨部，完全為該黨所把持，共產黨在粵，幾有炙手可熱之勢，我們實在不敢明白的攻擊共產黨主義，因為一觸他們的怒，他們便可以國民黨來壓迫我們，所以只有字裡行間，以及論文的用意上，暗中加以攻擊，然而還是不能避免他們的疑忌，共產黨所主持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竟呈請中央黨部令當時廣大校長鄒魯君辭退我們，幸得鄒君極力維持，始得無事。但是我們「社會評論社」的人在廣東，差不多不易立足，我當時在廣大教授社會主義，我想以河上肇教授我們的方法，嚴格的開釋唯物史觀，給學生以暗示，並想在講義最後，設一章，「社會主義與中國」，闡明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原因。不幸因劉楊叛變離粵，該講義沒有完成，十四年六七月間，在滬晤戴季陶先生，時戴先生正草「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小冊，將原稿示讀，該

逃出了亦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書揭穿共產黨的寄生政策，實在是革命史上一種極重要，極有價值的著作。當時讀能大喜，因為戴先生真能代表一般忠實而明瞭的黨員，發表其所欲發而不能發之意見，戴先生囑我，亦作此類文章，惟因常時貧病交加，（因為貧所以忙譯書賣稿）而且似乎話都被戴先生說完了，因此沒有做成，只在「孤軍」雜誌上發表一篇「國民革命中的階級問題」，反對在中國主張階級鬥爭。當時很有反響，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中國青年），就著論反駁，以前三月間，曾在（社會討論）上作（中山先生思想概觀）一文，闡明中山先生社會進化論，深刻於馬克斯的。因為馬克斯以物質為歷史的中心，而孫先生是以民生為歷史中心。來滬後，戴先生特將此文印成小冊，並代作一跋，以後便病了，廣大開學了，九月過了，十月過了，學校連電催促，而我尚臥病床榻，直至十一月始愈。九月初，曾作（反共產與反革命一口號之不當），在（孤軍）雜誌發表，不待說，（中國青年）又來反攻了。我對於他們的反攻，也來反攻，就在（獨立青年）上發表一

篇（再論反共產與反革命并答中國青年），以後因病，便無工作了。十一月返粵，時廣大正開查辦案，汪精衛聽鮑羅廷的指使，想以廣大為赤化教育機關，我正在此時返校，於是聯絡教授三十餘人，聯名辭職赴滬，此次到粵只兩週，便離開了。抵滬後，我親自起草宣言，並由我領銜發表，痛擊汪精衛和鮑羅廷的狼狽為奸。這個宣言，上海各報，都經登載，汪精衛後來說我們拆爛污，就是因有這篇宣言。宣言發後，便在上海持志，國民，大夏，同濟各大學演講，揭穿共產黨的陰謀及共產黨的主義之不當。於是「中國青年」上，便大呼「周佛海死了」，瞿秋白在「嚮導」上，以列寧主義來攻擊「周佛海主義」（這是他替我造的名詞）。我覺得有無限的光榮，因為我當時在某報上說「打倒帝國主義」一語，有兩種解釋，共產黨的解釋，是即刻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即打倒資本主義，我們國民黨的解釋，應該是首先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時國民黨的一部分同志，在西山開完會議，擬於上海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定我為宣傳部部长，當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時因種種關係，沒有正式就職，（但是的確常出沒於環龍路四十四號）即赴日本。以後他們便把我當做西山會議派了，第二次代表大會也向我警告了，共產黨何等險毒，以國民黨的黨紀，壓迫國民黨的黨員，而遂他們的陰謀，於是我不僅是共產黨的叛徒，共產黨並以我為國民黨的叛徒了，連去廣東的自由都沒有了。當時粵中同志，尙設法要我避粵，但是在共產黨的壓迫之下，我竟終身不能入粵境了。十五年三月由日返滬，時郭復初同志為武昌商大校長，電約我為教務長，於是起程赴鄂，到了武昌，匿名信紛至沓來，約有二十餘封，大致都說武昌是首義之區，決不容我這個反革命份子存在，如果我不即刻離開武漢，便以鐵血相見。這種滑稽喜劇，自然是共產黨徒所演的，誰是小孩子，怕人慌嚇，硬幹下去，便也無事。七月暑假期至，便離鄂暫行返滬了，這個時期，共產黨把反革命的頭銜，加在我的身上，壓迫得我不能參加國民革命，排斥我出了國民黨。然而黨部為他們劫持，民衆為他們縱操，我們一肚悶氣，向何處

發洩。九月我軍克復陽夏，革命潮流，日形發展，而共產黨的勢力，也隨着擴大，我遂決心打破共產黨的排斥，要設法重行參加革命了。時戴先生到滬，便親介紹我見總司令，到了漢口，總座已赴贛督師，時鄧演達叛跡未露，且為總部武漢行營主任，我就將戴先生之信，交他拆閱，他一面拍電報告總座，一面委我為總部行營秘書。到了此時，才得重行加入革命戰線，然而此時，西山派，反革命份子等名詞，還不時的加在我的頭上。每因事到總政治部，或湖北省黨部，常受莫明其妙的諷刺和排斥，我只有忍耐下去。後來他們知道，總司令對我甚好，也就不敢明目張膽的攻擊我，因為那個時候，共產黨還想以擁蔣為招牌，而遂其陰謀，因此不關重要的小事情，他的確常常忍耐和含默。然而這完全是共產黨的策畧，並不是他們忠於國民黨，這是我們要看清楚的，下面就述此次武漢叛黨叛國運動中經我所親見的事實。

(三) 武漢叛逆運動的內幕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這次武漢的叛逆運動之所以能够發生，實因爲本黨叛徒的互相勾結，共產黨徒利用本黨叛徒作招牌，本黨叛徒利用共產黨做背景，於是叛逆運動，才能發生，兩個要素，如果缺了一個，就不會發生這次運動，即使發生，也不會蔓延，自稱左派的本黨叛徒，不道是幾個人，既無羣衆，又無組織，他們幾個人，决做不出甚麼運動，共產黨既有堅固的組織，又有一部分受其麻醉的羣衆，所以本黨叛徒，就利用他們作實力的背景，同時，共產黨雖然有一部分力量，然而决不能以共產黨的名義，反對國民黨，只能以國民黨，來反對國民黨，所以如果沒有本黨的叛徒，共產黨就沒有招牌可以利用，兩者互相狼狽，於是發生了這次運動，他們的動機，自然不同，共產黨是整個的，本黨叛徒是個人的，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的用心，已非一日，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所以他們對於國民黨的忠實黨員，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總要盡力抨擊，使其沒有立足的餘地，他們知道蔣總司令是三民主義的真正信徒，是國民黨的忠實而有力的黨員

，所以他們知道要消滅國民黨，非先打倒他不可，於是發生這次破壞國民革命的運動，至於本黨叛徒的動機，實在是卑劣已極，就是他們不得志於國民黨，於是甘心認賊作父，作共產黨的傀儡，以報他們的私仇，以遂他們的私圖，彭澤民因為被免去農民部長，於是倒戈，這是許多人不知道的，鄧演達孫科都是因為不得意，才去投降，尤其可笑的，徐謙因為蔣司令不和他詳細談話，而引起他的反動，（這是他親自對我說的，）所以他們的動機，都是齷齪不堪，然而共產黨就利用他們這種動機，用他們演作雙簧的小醜，

（四）我所知道的叛逆運動的經過

總司令於一月中旬到鄂巡視，到武昌的那一晚，就在總部行營，開盛大的歡迎宴會，我因當天奔走疲勞，沒有赴宴，次日晤鄧演達，他對我說道，「昨晚你怎麼不去，鮑顧問有極重要的演說，這篇演說，極有價值，對於革命，有很大的影響，」我當時很懊悔，為甚麼不去聽這篇「極有價值」的演說，後來才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知道這場演說，完全以教訓的口吻，侮辱並且威嚇總司令，使他對於共產黨，不敢有何舉動，演說大意，是說，「吳佩孚壓迫農工，他的結果你們已看見了，以後若有人想以吳佩孚的手段，對待共產黨，那是萬萬不能的，」他的意思何所指，我們可不言而喻了，當時翻譯的，是孫科，聽說他翻譯的神氣，比鮑羅庭演說的神氣還要實足，爲甚麼鄧演達以這篇演說，說是對於革命前途，很有價值，因爲這個時候，鄧演達對總座已抱不滿，原來總政治部重要位置，都用共產黨的黨員，其中以朱代杰爲最。力，他是秘書處長，同時又兼代宣傳科長，總政治部的事，差不多由他一手包辦，他們暗中當然爲共產黨進行所爲秘密工作，總司令查得真相，遂於去年十二月底，撤去其本兼各職，鄧演達對總司令不滿意，就從此始，因朱代杰是鄧的聖魂，鄧以爲免朱各職，就是免他自己的先聲，就是對他的示威，於是本年一月初旬，親往南昌辭職，並舉顧孟餘爲後任，以探總座的意思，當時總座極力慰留，以後總座來鄂時，更委他爲武

昌中央軍校代理校長，可見總座對他並無成見，而且仍舊信任，誰知鄧竟聽共產黨挑撥，與總座日形隔離，終竟演此大不韙，我們實在替鄧演達可惜。

總座委鄧為代理校長同時委學兵團團長張文白同志兼中央軍校教育長，委我為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委惲代英為政治總教官，惲代英是鄧的靈魂，鄧演達的許多主意，都是惲替他想出的，文白同志為忠實的國民黨員，所以他們對於他非常懷疑，除軍校的事務外，關於政治黨務等事，都沒有和他商量，我當然也是他們懷疑的一個人，所以當時我和文白同志的位，非常難於應付。

二月間，戴季陶先生到鄂，約鄧演達，李漢俊和我，在黃昌毅同志家晚餐談話，次日，季陶先生約鄧赴贛，鄧去贛一週未回，于是共產黨在武漢製起謠言來了，他們說鄧演達在南昌，已被扣留，季陶先生用苦肉計，他這次來鄂的任務，是在誘鄧赴贛，這種謠言，未免滑稽，忠厚仁慈的季陶先生，怎能使用苦肉計，這不是太冤枉了嗎，然而竟有一部分人受其麻醉，總政治部宣傳科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長，共產黨黨員章伯鈞對我也這樣說，我力爭決無此事，他始終要這樣說。

在鄧演達被扣留的謠言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鄧演達却安然回到武昌了，於是共產黨又造謠言，說鄧演達幾爲總座所槍斃，幸得設法逃出，共產黨不僅在外造謠，并令其黨徒渾代英對鄧說，他們得到確實消息，總座一定要殺他，鄧被他們挑撥，於是開始叛逆了。

鄧演達回到武昌的頭一晚，我便到他家中去看他，當時章伯鈞，老奸巨滑的渾代英，以及共產黨五等走狗楊樹松，早已在座，我深悔不應該來，因爲他們正在討論甚麼問題，却被我打斷了，他們停止了談話，和我敷衍，鄧演達問我道，「個人獨裁和黨的權威，應該注意那一方面」，鄧發問後，他們八只眼睛釘着我看，聽候答覆，我起初奇怪他怎樣發出這種幼稚的問題，後來看他們的情形，卽刻就覺得是探詢我的態度，我便立即答覆一句不着邊際的話道，「如果真正發生個人獨裁這一類的事，我們自然應該尊重黨權」，刁鑽古怪的渾代英

即刻敷衍我，說了一大篇話，大意是再三辯明他的意思，不在倒蔣，只希望蔣尊重黨權，我當時默而不言，點首而已，不過腦中發生了許多疑問，就是蔣在何時何地蹂躪了黨權，必須他們來希望他尊重，如果拿着三月二十的事件來說，那末，他們所謂的黨權，就不是國民黨的黨權，而是共產黨的黨權，蔣校長是國民黨的黨員，爲甚麼要尊重共產黨的黨權，然而對於他們所說不想倒蔣的話，却也相信，因爲當時我以爲他們決不敢倒行逆施，不顧大局，竟到這個程度，在國民黨的軍人中，除却蔣校長外，誰有指揮全軍的資望和能力，他們如果顧及革命的前途，決不敢有這種舉動，以後才曉得我們的觀察錯誤，共產黨只求共產黨的成功，不顧國民革命的成敗，如果革命失敗，於共產黨有利益，他們是不惜犧牲革命的，我當時未便久座，即行告辭了。

第二天晚上，因爲開學典禮的事，我和文白同志赴鄧演達處，渾代英章伯鈞以及共產黨五等走狗楊樹松，又先在座，談話之間，瞥見棹上置有幾張小傳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單，文曰同志便取來看，章伯鈞即道，「這是秘密東西，現在還未公開，」這是甚麼，便是所謂「黨務宣傳大綱，」當時他們有所顧忌，還不敢發表，但是過了幾日，便在報上大登特登起來了，我和文白同志事畢即行告辭，我們兩人看了所謂「黨務宣傳大綱」後，異常煩悶，兩人相對歛噓，

第二天，便是中央軍校和學兵團開學的日子，徐謙，孫科，彭澤民等都來了，他們的演說，不約而同的對蔣校長攻擊起來了，素行卑鄙，共產黨三等走狗陳其瑗也來推波助瀾的狂吠一場，我當時的神經，受了異常的刺戟，次日接得湖南來的電話，知道文白同志病了，文白同志，是極有血性的忠實黨員，看見他們這種破壞革命的行動，當然要生煩悶，當時我以他的病，不過是心中煩悶的「政治病」，下午去看他，方知他因「政治病」面生了「生理病」了，他瘦了我在他家午餐，兩人談了兩三點鐘的話，然總是楚囚對泣，想不出具體的辦法。

有一天，鄧演達來到學校，問起文白同志的病，我說「他的確是病了，你應該去看他，」他答應去，並約我同去，坐在汽車上，兩人所談的話，非常重要，因為從這個談話中，可以知道鄧演達對於共產黨，究竟迷信到甚麼程度，他談的話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他說，「共產黨人說反共產就是反革命，雖然覺得不好聽，然而事實上確是如此，反共產的人，一定反革命，」這種不合邏輯的話，我只付之一笑，因為當時共產黨徒很排擠我，並且在他面前說我一些壞話，所以他當時又對我道，「共產黨排斥非共產的人，我們不應該埋怨他們，這是他們的整個的要求，他們要保證革命的勝利，不得不如此」，他當時的確還沒有加入共產黨，最後他又道，「我們現在所居的地位，乃是革命的掩護者，我聽了許多話，心中早已不快，於是很興奮的答他道，「你這不過說好聽一點，如果不客氣的說，甚麼叫做革命的掩護者，不過是共產黨的工具罷」，他微笑不語。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車到湖南，我很希望他和文白同志懇切的談一番話，誰知他竟受共產黨的挑撥，不肯開誠布公的談，共產黨說文白同志是右派（？）鄧演達竟受他們的挑撥，把國民黨的忠實同志，當做外人，談話無結果而散。

武漢反蔣的空氣，被共產黨造得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了，然而還不敢提出倒蔣的口號，文白同志因校長電召赴贛了，數日後，即行返鄂，並云校長決定來鄂，出席第三次中央執委會議，並決定居住學校，我們於是忙着籌備住處，然而以後竟因為中央執委會議為共產黨所操縱，李協和先生中途退席，校長遂因之不願出席了，

原來中央常務委員，在南昌議決三月十二號，總理逝世之日在鄂開第三次全體會議，以紀念總理，而共產黨徒及徐謙孫科等，堅持十號開會。十二號開會，是常務委員會的議決，此日又是總理逝世紀念日，况且十號和十二號，中間只隔一日，當時又非當萬不得已的時候，共產黨徒及本黨叛徒，如果顧及革

命利益，爲甚麼不延期兩天，爲甚麼一定要堅持早兩天開會，以引起黨的分裂，這是鮑羅庭在內主使。共產黨在內作祟，要使第三次執委會議，完全爲共產黨所操縱，好通過有利於共產黨的議決案。

開會那一天，發生了軍校學生和工人衝突的事，那一天，在漢口開黨員大會，省黨部要我們學校派學生參加，於是派了一千人過江參預，我當時深恐出事，所以奉政治部秘書親自過江指導，學生在一碼頭整隊時，我便乘車先赴血花世界（會場）觀察，到了那裏，才知會已開完，羣衆已陸續散了，隨即起回，路遇隊伍，我便令帶學生廻繞一次，即行過江返校，我見無事便先過江返寓了，下午五時左右，連得幾個電話報告，說學生因工人口呼打倒我們校長的口號，因而彼此衝突，并帶工人回校，我即趕赴學校，打算不承認這四個是工人，把他們當做流氓地痞來辦，後查他們均有工會徽章，因之沒有法子，當時各級黨部紛紛開會，共產黨學生非常活動，所謂左派學生附和之，黨部的議決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要懲辦肇事的分子，他們派了很多的官長學生，要求學校處罰，我因為鄧演達是代理校長，所以向他請示，他令我黨部議決的案，一定執要執行，於是，我忍着滿腹的痛苦，看看執行黨部議決的案件來開除，撤差，禁閉，我政治部的組織科長被他們禁閉了，宣傳科長被他們警告了，我當時不遭他的毒手，實在萬幸，

世界上有什麼公理，這次事件，完全是共產黨造成的，然而共產黨却用他們的勢力，把責任完全推在忠實純粹學生身上，衝突的原因，是因，學生在血花世界休息時，迎着湖北省總工會的糾察隊和宣傳隊，開宣傳會議，他們演說捏造了校長許多謠言，並極力申明非打倒不可，當時反蔣的空氣，表面上雖為共產黨造得異常濃厚，然而却無人敢明目張膽提出打倒的口號，學生親自聽見他們高呼，要打倒在前方拚命的革命的校長，如何不認他們為反革命，校長是革命的總司令，打倒革命軍的總司令，乃是孫傳芳吳佩孚的口號，如要求，

現在工人也照這樣大呼，是不是和吳孫等一樣的反革命。學生打人，固然行動幼稚，然而他們的動機，實在非常純潔，怎樣應該處罰，然而在那種空氣之中，有甚麼公理可講。以後武昌中央軍校，遂變成無政府狀況，軍紀蕩然了，學生可以自由禁閉官長，語言稍一不慎，就被誣為反動派，橫加摧殘。我和文白同志，也束手無策，只有聽其自然，因為上面有個代理校長鄧演達，下面有共產黨及所謂左派的學生，我們有什麼辦法。工人當時開會的紀錄，被學生拿來，我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見其中說話最多，誣蔑校長最甚的，就是共產黨做工人運動的林育南，共產黨醜蔑革命領袖，欺騙工人，煽動工人，這也是一個鐵證，這本紀錄，以後硬被總工會索回去了。

共產黨所操縱的第三次中央執委會議，不久開幕，他們自然也通過了許多議決案，內中有一個議決案，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就是他們議決共產黨要和國民黨共握政權，共同組織政府，而這個議決的原因，乃是根據第三國際的議決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因為第三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畧變更了。

原來第三國際，以前是把中國革命看做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兩段，在國民革命的進行中，共產黨只居在野黨的地位，龍斷羣衆運動，把持黨權，等到國民革命到了相當程度，然後才起來打倒國民黨，掌握政權，所以從前共產黨，禁止共產黨員作官吏，他們這種政策之下，國民黨在政治上的生命，還有相當的期間。因為國民革命未到相當程度，國民黨黨權，未盡為共產黨所把持，羣衆未盡為其所操縱之前，國民黨在政治上，還有相當時期的生命。現在第三國際的政策變了，他們把中國的革命，分做兩次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只看做一次了，他們認國民革命就是社會革命。在現在革命的進行中，共產黨應從在野黨的地位，變為在朝黨，應於操縱黨權之外，再掌握政權。因為第三國際有這種議決的第一步，就是為共產黨的譚平山為國民政府的農民部長，蘇兆徵為工人部長，又以共產黨董用威為湖北農工廳長，張國恩為民政廳長，劉芥為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司法廳長。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共產黨腐化了，共產黨員也做官了，其實乃是他們整個的計劃，乃是他們用蠶食的手段，消滅國民黨的陰謀。

同志們！總理不是主張「以黨治國」嗎？以黨治國，就是主張在憲政時期沒有達到之前，國民黨單獨主持政治，不容主義不同的別個政黨攙入。現在所謂「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竟破壞總理手定的「以黨治國」的原則，議決請共產黨共同治國。這不是明目張膽的背叛總理，甘心賣黨嗎？而且事實上，武漢偽政府一舉一動，莫不聽命於鮑維廷和共產黨，所以他們實際上也是以黨治國，不過他們是以共產黨治國罷了。

校長由南昌出發，赴前線總指揮作戰，抵九江時，電令文白同志赴潯，令其將學兵團開赴安慶，作為北伐總預備隊。文白同志返鄂，共產黨即強迫其辭去軍校教育長和學兵團團長等職，截回學兵團，不許開拔。文白同志被迫離鄂了。當時瀛寧未下前方戰事非常緊急，校長調學兵團為作戰線預備隊，關係戰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局匪淺，而共產黨徒，竟截留不許開拔，這不是明目張胆的阻撓北伐，破壞革命嗎？校長日望學兵團開拔，然而因為文白同志在鄂，竟無通信自由，所以校長關於武漢截留學兵團事，竟毫不知道。校長到安慶，尙給我一電，詢文白何以竟無消息，學兵團已否開拔，並令我急赴安慶，這封電報被共產黨在電報局查獲，於是我們的行動，便不能自由了，鄧演達寫信并當面要我作文表示態度，并明白要我反對個人獨裁，反對擁護個人的小團體，此時文白同志已離鄂，令我愈覺狐疑，惟有表面上和他們敷衍，徐圖逃出的機會，因作一篇空洞的文章，大意說要打破足以釀成個人獨裁的環境，此文發表後，我的朋友，都笑着滑頭文章，有一天遇着鄧演達，他對我說，「你的文章，我看見了，你真利害」，我仔細推敲「你真利害」四個字，知道他看穿我的文章，不是出於本心，不過是敷衍環境而作的，我的朋友勸我一面預備潛逃，一面和他們敷衍，再作一文，而憚代英等亦強迫我明白表示態度，在他們高壓之下，遂再作一文，大意說

國民黨內，有一部份代表土豪劣紳和資本階級的勢力，有一部份代表多數工農羣衆的利益，然而誰屬於前者，誰屬於後者，我仍沒有說明。因此，他們仍不滿意，他們一定要我指出校長來攻擊，這件事，就是殺我的頭，我也不願做。不但如此，就是每次開會，他們狂呼打倒校長的口號時，我也不過啞着張口，敷衍耳目，從未出聲叫過一次。汪精衛到鄂了，我遇着他時，真不好意思，因為我以前爲廣大事，太把他罵得利害了，他假裝沒事，裝着很誠懇的樣子，和我握手，并說有暇當特別約我談話。有人批評汪精衛，說他「慇懃勤懇，誠誠懇懇，敷衍敷衍，糊糊塗塗，」這十六個字，描寫他的態度，實是維妙維肖。汪到鄂四處講演，辯明上海工人糾察隊，沒有衝入租界的意思，沒有圍攻龍華的舉動，并嘲笑吳稚暉先生行爲滑稽，校長和李濟深同志等爲黨事痛哭。後來又聽見陳獨秀演說，他說，（他們對汪先生哭起來了，我不知道他們的眼淚從那裏來的，說他們要黨 我實在不相信。）陳獨秀誣蔑，侮辱革命領袖，固然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可惡，然而如果不是汪精衛以嘲笑態度對陳說及此事，陳獨秀又怎麼知道。汪到鄂不數日，偽政府就決定免蔣長的總司令職務了，偽政治會議議決免總司令職的時候！譚平山在會場中大笑道，「十月革命實現了」。這是我以後在會場中，聽見顧孟餘說的。」同志們！甚麼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乃是俄國共產黨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革命，乃是共產主義的革命，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共產黨免蔣的意義，等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步，俄國十月革命，共產黨掌握政權，實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既以免蔣為俄國十月革命，就是要於免蔣後，以共產黨消滅國民黨，以共產主義消滅三民主義。同志們。共產黨所把持的武漢偽政府膽敢免蔣，不僅想打倒蔣校長一人，並且想打倒國民黨，所以我們忠實同志，努力擁蔣，不是擁護蔣校長個人，乃是擁護國民黨。共產黨認免蔣為實行十月革命，為實行共產革命，我們就要擁護蔣為擁護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武漢中央軍校校長制被廢除，改為委員制了，委員五人，譚延愷，徐謙，

鄧演達，顧孟餘，惲代英。譚，徐，鄧，顧，都無暇管及核事，於是惲代英便以委員會之名，實行個人獨裁之實。他們口口聲聲詛譎別人為獨裁，極力反對，而他們自己的行為，無往而不獨裁。然而這乃是共產黨的策畧，同一行為，在別人為之，則為妥協，右傾，在共產黨為之，則為「革命的策畧」。例如近兩三月來武漢偽政府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態度，明明是屈伏，而他們偏表其名曰，（革命的退却）曰，（退一步進兩步）所以惲代英獨裁中央軍校，實不足怪，這原是他們慣用的手段，他們只許自己獨裁，不讓別人獨裁，學校改為委員制後，不久我就提出辭呈，辭去秘書長和政治部主任的本兼各職了。呈上後，惲代英打電話告我，許我辭去秘書長，至於政治部一職，仍要我担任。大約他們以為一時都准我辭去，未免太露痕跡，所以還挽留我担任一職。他們為甚麼這樣，因為共產黨有個口號，就是，「團結左派（？）他們反復辯明，他們只排斥右派（？）而和左派（？）誠懇的合作，并希望左派（？）有堅固的組織，所以他們事實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上雖然排斥我，而表面上却送我一個左派(?)的尊號，(今年一月以後，他們不叫我做西山派，而說我是左派?)了，共產黨的手段，真正變得快。)如果表面上天天排斥我，恐怕引起他們所謂的左派份子的反感，因此還和我敷衍，這種鬼計，我如何看不穿，所以我雖然仍舊擔任政治部主任，事實上常稱病不到校，以秘書代行職權。他們也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讓我在家唱留聲機器，打麻雀，關於政治部的事，揮代英竟和政治部秘書辦理，不和我商量了。

現在還要補述一事，大約是四月二十左右的事，我一天忽然接得一個通知，請我明天到南洋大樓，討論重要黨務問題，下署名譚延愷，汪精衛，孫科，徐謙，譚平山。奇怪了，他們不是所謂政治會議的委員嗎，怎麼忽然邀我開會，我想我是軍校政治部主任，大概明天的會，各級政治部主任都要參加，會期是下午一時，照例是不能按時開會的，我二時始去。到的人還不過幾個，我一進門，使我吃驚的，就看見一個光着前頂，黑黑面皮的人，正和一人坐在沙發

上談話。這位光頭不是陳獨秀嗎，他何時來的，他看見我，就立刻站起來，和我握手，一方面說道，「許久沒見」我答道，「三年多了」。他重復坐下，繼續他們的談話，我也選一張沙發坐下，開會的人陸續到了，譚延愷，汪精衛，孫科，徐謙，唐生智，朱培德，孫夫人，廖夫人，陳璧君，郭演達，謝普，李漢俊，經亨頤，詹大悲，彭澤民，吳玉章，王樂平，共產黨方面，爲陳獨秀，譚平山，瞿秋白，張國燾，毛澤東，夏曦，惲代英，高語罕，陳啓修，董必武，林祖涵，楊匏安，張太雷，蘇兆徵，彭述之，鮑羅廷，路易，以上這些人，是我認識的，其餘的都不認識，大約一共有四十餘人，至五十人的光景。今天究竟是甚麼會，政治部主任，除我外，我認識的只有林祖涵。其餘我認識的政治部主任，都沒到會，今天的會，好像非常重要，爲甚麼要我參加，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孫科跑到我的面前道：「人都到了，我們坐起來罷。」開會了，汪精衛主席報告道：「今天由政治會議，召集兩黨比較重要的同志開談話會，討論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兩黨以後的合作辦法，以及應付時局的政策。」隨即報告東南狀況，譚茂，攻擊，無所不至。以後演說的，有陳獨秀，徐謙，譚平山，鮑羅廷，路易等，總不外攻擊校長，時已六時，遂決定下禮拜二，再開第二次會議，由鮑羅廷和陳獨秀提議，決定由政治會議和共產黨的政治局，合組革命委員會。以後一切政治，外交，軍事，財政等政策，都由這個委員會討論通過，然後交政府執行。這個委員會，就是武漢僑黨部及政府的最高機關，這便是實行第三國際的策畧，建立國共兩黨的聯立政府。同志們！國共兩黨的聯立政府，以黨治國原則到那裡去了。當時鮑羅廷又主張須擴大這一類的會議，召集民衆團體參加，以後武漢每星期六所開的，「時局討論會」，就是執行鮑羅廷的主張。鮑又主張發出宣言，說明兩黨合作的理由，交政治會議起草，以後不知這篇宣言，如何沒有發出。時間不早了，散會了，決定下次再開。汪精衛並云，這個會議，以後務必常開，但是以後我便沒有接到通知，不知他們以後開會沒有，或者開會不要找我參

加了。他們爲甚麼讓我參加兩次，我始終莫明其妙，後來聽說是譚延愷極力主張要我參加，不知究竟是否確實。五月初，湖南來了一位朋友，報告湖南對我的空氣很不好，說我是校長的走狗，是戴季陶派，他勸我設法，我便老實告訴他，我早預備離開武漢，川資已籌得了，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機會，鄧演達到河南去了，中央軍校也改爲中央獨立師，忙着預備開拔了，我想乘此機會逃走，遂托病請施存統代理政治部主任，（因施存統雖爲共產黨員，然而和我私人感情甚好，并且和一般共產黨員不同，比較明瞭，并且穩健，共產黨說他是呆子。）因爲共產黨早已決定比較重要的各軍的政治部主任，都要共產黨員充當，因此我便請施代理，他答應後，我就正式呈請，當然得了批准，并決定我爲後方留守主任。五月十六，軍校舉行特別黨部成立典禮，我已決定十七號上船，因爲敷衍耳目，特黨部也去到會。會場中，真是赤霧瀰空，陳獨秀，高語罕，彭述之，還有九個共產黨徒，都被恽代英請來演說，他們的演講，除却誣

逃出了赤都武漢

逃出了赤都武漢

蔑校長外，沒有別的話。我懷着鬼胎，心想如果他們曉得我明天上船，今天一定拿我來槍斃，散會回家才知道船要十八才開，又要延長一天，心中焦急如焚。○十七下午，中山大學開委員會，我又不能不去敷衍，下午四時，先過江到漢口約定家眷明天過江，十八下午，家眷到了旅館，我便脫下武裝，裝做土豪劣紳的樣，趁着九點鐘以前，碼頭上人少的時候上船了，一上了船便無事了，這便是我「逃出了赤都武漢」的大概經過。

前幾天武漢來了一個同事說，武漢偽政府，已加我放棄職守，携眷潛逃的罪名，下令通緝了，這種馬後砲，實在無聊之至！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伍生

在國民革命鬥爭的過程中，本黨最重要的工作是在繼續北伐，將奉系軍閥肅清，完成國民革命，將整個的中國統一起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去打倒帝國主義進而完成世界革命以期求全人類的解放。

不料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發展到長江下游以後，消滅了國內的巨大軍閥吳孫二逆之反動勢力，正準備率師北伐之際，中國共產黨竟在國民革命的後方，將我武裝同志血肉搏戰得來的革命勝利品又迫賣于帝國主義及北洋軍閥之手，且在後方專幹反國民革命的工作，使國民革命軍不能向奉張的營壘進攻，搗毀其巢穴，解救我北方處于水深火熱被軍閥蹂躪的民衆，延長奉系軍閥之壽命以荼毒我北方的民衆，阻止國民革命的發展，言之實令人髮髭俱裂，恨不能啖彼共產黨之肉以爲我民衆雪憤。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可是，共產黨雖然在後方專做反國民革命的工作，在前方與奉系軍閥謀妥協，但他們在其所辦的機關報——嚮導，中國青年，人民週刊——上總是運用他們造謠中傷手段來詆毀本黨，誣蔑蔣總司令爲軍事獨裁者，而嚮導週報上更登出彭述之否認國民革命的文字。

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破壞陰謀，總是躲在「三大政策」與乎「革命的聯合戰線」下面盡其破壞手段。然而他們所用這種手段的目的，不但是要破壞本黨，而且是要根本的斷送中國的革命于帝國主義及軍閥等反動派之手中，將中國造成意大利的法西士蒂黨所領導的社會局面。

所以本黨爲了完成國民革命進而謀世界的革命，不忍中國的社會造成意大利法西士蒂黨的局勢，謀全中國民衆的解放計，不能不起來肅清反國民革命的共產黨份子，以鞏固革命的基礎。

但是，共產黨怪運用他們反赤的邏輯，以爲反赤運動是帝國主義者，軍閥

等反革命派的唯一工作，而不是革命黨的行動；他們這種不通的邏輯，真是他們迷信唯物史觀的辯證法的可笑處。我們要知道共產黨並不是中國的革命黨，而他們的行動又是破壞革命的，而不是革命的，怎能說反對他們反革命行動是與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反赤一鼻孔出氣呢？

然而共產黨卑污惡劣宣傳的造謠手段是很高妙的，中國民衆之思想有好多又是糊塗的，他們的言論往往足以強姦民衆的意識，有惑民衆的聽聞。所以本黨此次舉行清黨運動應多多爲文解說以改正共產黨之造謠中傷論調是不合於事實的。

今將本黨清黨運動的目的與意義分條述之于下，以供不了解本黨清黨運動者之當頭一棒。

一，國民革命與清黨運動

國民革命是聯合國內各階級革命份子，及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對外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是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對內是打倒軍閥，土豪劣紳，和買辦階級等反革命派，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以國民革命與共產黨以階級鬥爭，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是不同的。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並不是爲無產階級謀利益，亦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爲民衆謀利益，只是爲他們的黨閥謀利益。因此，他們對於革命是無誠意，是不忠實的。他們參加革命運動完全是欺騙的他們自己認爲在產業落後的中國只有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及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才能拯救中國被帝國主義，被軍閥及其他反革命派壓迫的民衆。但是他們一面揚言承認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參加國民革命，而另一面則與北洋軍閥妥協（李石曾同志的談話），壓迫領導國民革命的領袖，我國民黨最忠實的革命同志蔣總司令——我們的校長。

共產黨在武昌所開的本黨第二屆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是破壞國民革命的非法會議。在這會議的目的對於我們的校長——國民革命的領袖蔣總

革命國民與中國共產黨

司令是要逼他走向這三條道路上去：

1 與帝國主義妥協；

2 自己辭職下野；

3 服從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案。

可是，共產黨訂下的這種陰謀奸計，欲使國民革命的武裝同志失掉導師，其目的完全是在破壞革命。俄代表鮑羅廷當國民革命勢力發展到長江下游的時候，在漢口說「現在不用打倒孫傳芳張作霖，因為他們不過是路上的死屍，是不碍事的一種廢物，最要提防是另外一個人（案）另外一個人便是指我們的校長」。鄧演達在肅清長江下游的時候，他說：是蔣介石要爭地盤，張作霖的大兵一定要下來的，津浦路之戰，他必會全軍覆沒的，我們武漢不用理他。最近武漢又有出兵攻打江西的消息。

上面這些事實，完全是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的招供和裁判官，至於總理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親自督師北伐，我們校長去年督師北伐，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便爲文反對。在我校長去年督師北伐時，共產黨的嚮導報更說是反革命的。我們綜此以觀便可以知道共產黨對於國民革命是立於破壞的立場上的是國民黨的敵人，是擁護帝國主義及軍閥等反革命的友伴了。

我們國民黨既然是領導國民革命的黨，那末，在國民革命的鬥爭過程中，爲了鞏固國民革命的基礎，打倒帝國主義，消滅軍閥，建設三民主義的社會，對於破壞北伐反對國民革命的共產黨自然是要肅清的，所以這次清黨運動實在是爲護黨救國，完成總理四十年之遺志，絕對與帝國主義者軍閥等反赤和討赤的目的不同。

二，容共政策與清黨運動

十三年八月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對於容納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曾有下面的議決：

「……凡屬一切真正的革命份子，不問其階級的屬性為何，吾黨皆應集中而包括之，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只能問其行動是否合于國民黨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共產主義之接受本黨黨綱而加入本黨，即當視為本黨黨員以管理之」。

又，十四年七月本黨關於共產黨員加入之訓令說：

「我全體同志由去年八月執行委員二次會議的決議，便是明瞭中國共產黨員之加入中國國民黨，係為接受本黨之主義與政綱而負責行國民革命之責任者，本黨為使國民革命迅速成功，不能拒絕任何派別之革命主義者加入……」

我們從上面的議決案與訓令看來，可以知道本黨容納共產黨之加入是要他們在言論與行動上表現是一個服從國民黨主義，政策及負責實行國民革命者，而不是允許他們宣傳他們的偽共產主義或什麼階級專政，更不是允許他們在國民黨內反對三民主義，在國民政府所管理的區域內做反革命的工作。所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以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指導之下，只能做國民黨的工作，受國民黨的管理。

可是，共產黨不但不做國民黨員應做的工作，不受國民黨的管理，而且還要來管理國民黨，在國民黨內施行黨團作用，包辦一切黨務。

這次「汪黨代表由法國回來的時候，從法國起程經過俄國，在莫斯科逗留了五天，拍過幾次電報回來報告回國的消息，但是都給他們扣留了。汪黨代表到海參威的時候他們又駛一隻俄國船把他一直送去漢口，派了周恩來做黨代表的監督，幸而船到上海，天晚不能入吳淞口，便在那裏停了一晚，汪黨代表知道我們的校長在上海，他便要上岸去見他，爲的是要實踐他的前言。但是周恩來不許他上岸，汪黨代表沒法便對他們說：「現在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是你把我綁起，一個是我跳海」。

還有如本校入伍生第二團通過查封現代青年，三民週刊等國民黨的言論機關；而共產黨的政治報告更有消滅國民黨的步驟和手段。共產黨在他們秘密舉

行的臨時大會，對國民黨提出下面的三個議案：

- 1，退讓下去或向前進攻；
- 2，退讓或進攻到什麼程度；
- 3，退讓或反攻的方式；

這三個議案經三晝夜的長時間之討論（有鮑羅庭參加），結果認為對國民黨要努力進攻，其進攻的方式與原則如下：

- 1，使汪回來必要主政；
- 2，提高黨權；
- 3，統一指揮；
- 4，打銷獨裁制——孤立蔣介石的力量。

我們由上面可以知共產黨躲在容共政策下面來壓迫我們革命的領袖，阻止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革命的發展，簡直是要以共產黨來統治國民黨了。像他們這種陰謀的偽革命者，那裏配得上做革命工作？我們對於容共政策毫未反對，這在我們反對西山會議派以及反對共產黨壓迫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的嚴防右傾份子等口號和行動已表明，而破壞我們容共政策的，是共產黨自己。

三、農工政策與清黨運動

共產黨人在他們的機關報上詆毀本黨對於農工是取壓迫手段，想藉此使工農階級對於本黨失掉信心，以並其壓迫工農和利用工農的鬼域伎倆之能事。

共產黨在廣州所組織之偽工人代表大會，專門是以破壞工人階級，壓迫工人階級為能事，現將各種事實臚列於下：

「原廣州工人代表大會指揮下的『粵漢』『廣三』『廣九』三路工會。去年十月間乘和寧鐵路機器工人的要求改良待遇而罷工竟派遣武裝糾察，聯合團匪，將機器工人包圍，擄殺六命，宿舍住宅，搜掠一空，佔領工作區域，迫逐數百機器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工人失業。

「醫料涼果仁德工會，在黃沙徵求會員，以不受工代會利用的原故，原工代會竟主使粵漢鐵路總工會武裝糾察，亂槍射擊，重傷多人。」

「廣東油業工會原屬於工代會的指揮，但有一部份工人明白了原工代會壓迫工人的反動行爲，便不受其指揮，原工代會遂勾結兇徒，大肆掠殺，死傷數十人之多。」

「榮欄職工總會，以不加入原工代會的緣故，被他利用的幾十個工會的糾察，武裝包圍職工工作地，任意將工人擄打，欲行其佔領之陰謀。」

「廣州白鐵工會已加入原工代會，不願爲共產黨犧牲，便被他們主使工作性質與之相近的工會，盡量吸收其會員，欲使其無形中解散，遂其併吞之陰謀。」

「先施公司機器部工友，因爲該公司職工俱樂部待之不平，聲明退出，竟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被原工代會派出二十餘工會的糾察隊，武裝包圍，佔領工場，解散工人。」

以上便是共產黨的工人運動。至於農民運動呢，共產黨對不服從他們的農民協會指使的農民，便聯絡土匪、劣紳，施行壓迫，並以本黨對農民所減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租金，以百分之一十五拿去作共產黨宣傳費用。

本黨是以農工階級爲革命的基礎，對於工農的利益是竭誠保護的，今共產黨加入本黨以後對於工農階級之壓迫如此殘暴，完全違背 總理扶助農工的政策，足以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搖動本黨革命的基礎。所以本黨爲農工階級利益及鞏固革命基礎計，不得不舉行清黨運動。

四，清黨運動與復仇運動

本黨這次清黨運動竟有少數思想糊塗的份子，借清黨運動之機會，便大遂其復仇的野心，竟有陷害本黨最忠實及與共產黨員無關係的同志，這實實在在 有背本黨清黨運動的初衷，而且又給與共產黨以挑撥離間的機會，致使本黨同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志團結渙散，這實是清黨運動中的危機，這真是由於不明白本黨清黨運動的目的與其使命。

五、清黨運動與世界革命

有許多人以為本黨這次清黨運動是拋去了世界革命的工作，而以為是只止於國民革命，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我們應當知道，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社會裏面，設使不將國民革命完成，只是空口大叫世界革命，實際上是毫無成效的。所以本黨這次清黨運動是在掃除破壞國民革命的共產黨早日完成國民革命，再進而完成世界革命，並且中國國民黨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作國民革命的工作，就是作世界革命的工作。

從上面所列舉共產黨對於革命的觀念，本黨的三大政策及清黨運動的意義及目的，再證以共產黨破壞本黨的陰謀，反國民革命和壓迫農工等的事實看來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國民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

，本黨此次清黨運動實實在在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與 總理所訂下的政策沒有絲毫衝突的。

全中國的民衆！請認清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行爲！

全中國的民衆！請認清本黨肅清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是在完成國民革命進而完成世界革命！

全中國的民衆！請與我們武裝的革命同志站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來！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打倒一切軍閥！

打倒土豪劣紳等反革命派！

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共產黨！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曾養甫

(七月廿日在省黨部總理紀念週演說)

各位同志：今天兄弟來作政治報告，前一禮拜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央政
府與蔣總司令的討伐武漢共產政府，共產黨縱據武漢政府，他們的罪惡是我們所
知道的，兩湖的民衆受他們的欺騙壓迫和慘殺已到忍無可忍的地步，迫不已來
請求政府出兵撲滅他們，共產黨一天不撲滅，民衆的生命便一天不得安全，
國民革命便一天不能進行，所以中央政府和蔣總司令決定出兵去討伐武漢政府
去消滅共產黨，參加討伐的軍隊有第一，第七，第十，第十五，第廿六，第四
十和第四十四各軍，兵力在十萬以上，是異常雄厚的，不過在這討伐共產黨時
期，一方面我們要認清這種舉動是關係我們國民黨的生死問題，我們中國民族
的存亡問題。我們要一致起來擁護中央政府及蔣總司令打倒武漢偽政府，消滅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共產黨，擁護前方的武裝同志與共產黨決鬥。在他一方面，我們要認清楚共產黨之陰謀詭計，吳稚暉先生說「共產黨是一隻狐狸精」陰謀最多的，我們縱然有如許兵力一定可以撲滅他們，然而他們的奸計我們也不能不加以防備，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已經知道蔣總司令頂會打仗的，而我們的兵力是非常雄厚的，共產黨是天怒人怨的，從人心上實力上我們一定可以操必勝之權，但對於「知彼」一層便不能不十分注意，要將他們的陰謀毒計，抉發出來，使一般同志及民衆都非常明白。不致被他們所欺騙及蒙蔽，然後共產黨纔能夠完全消滅，我們纔能夠得到完全的勝利。

現在共產黨是用四條毒計來對付我們的。

第一，他們造出左右派的口號利用所謂左派的分子，來同國民黨爭鬥。他們知道大勢已去，民心已失，拾出他們自己的共產黨來同國民黨對抗，是一定失敗的，一定被我們打倒的。所以他們想出一種奸計來對付我們。他們提出左右

派的口號說那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是不革命的，以達其離間的目的。他們利用他們的走狗汪精衛孫科爲對抗國民黨的工具。說「汪精衛是素來革命的，孫科是總理的兒子」。有汪孫等做招牌，以爲就可以號召一切了。殊不知這實在是一大笑話。我們知道國民黨是整個的黨，決無所謂左右派之分。汪精衛孫科是叛黨賣國的分，是總理的罪人，是共產黨的走狗，他們的荒謬早經吳稚暉同志抉發無遺。我們知道共產黨是狐狸精，就變到狗還是狐狸精，變到貓，還是狐狸精，就變到一個美人，仍然是隻狐狸精，這是我們要認清楚的。我們要認識他們出左右派的口號是一種離間的奸謀，而不用共產黨來同國民黨爭鬥。拿出他們的走狗汪精衛孫科等來抵抗國民黨，尤其是一種很毒的詭計。

第二，他們撇開對黨的問題而提出對人的問題，就是製造打倒蔣總司令的口號，指蔣總司令爲軍閥，說他如何獨裁專斷。他們所以造出此種口號。因爲他們知道共產黨與國民黨爭鬥是不對的，提出對黨的問題他們一定要失敗。所以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提出對人的問題來使一般識見短淺的人誤會了，只是關係蔣總司令個人，於黨於國無大關係。這樣，便可以搖動軍心。迷惑民衆了。這種詭計奸謀可算極毒。但是我們要知道蔣總司令的地位，歷史和人格。無一不是忠貞的表現，前幾年總理說過「寧失十萬兵，不可失一蔣介石」。可見總理倚重之殷。後來命他辦黃埔軍官學校，養成爲主義而戰爭的軍隊，肅清陳炯明餘孽，統一廣東，他的成績大家都知道，總理死後，蔣總司令率領大軍北伐以不怕死，犧牲奮鬥的精神，致身黨國，親臨戰陣，打倒吳佩孚，打倒孫傳芳，打敗張宗昌，收復長江流域各省，功勞是何等的偉大！他對於黨務也是非常的忠心和熱烈，他去年整理黨務，今年清黨，他曾說過『黨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他還有一兵一卒，便要去打倒共產黨』，他那種忠貞，能幹，和偉大，實係現在本黨不可少的一位領袖。所以共產黨最恨蔣總司令，也最怕蔣總司令。民國十四年，共產黨包圍蔣總司令於油頭，用盡種種方法法引誘他，他說「我是總理的信徒，除本

三民主義實行國民革命外，不其知他。」終不爲所動，共產黨沒有辦法，所以有去年三月二十倒蔣之變，又被蔣總司以猛捷果敢的手段解決了，他們現在又提出倒蔣的號口，就是想打倒國民黨最能幹最忠實最有力量的柱石以消滅國民黨。我們大家要知道，蔣總司令是總理的真信徒，是最忠貞的同志，是很偉大的革命領袖，是國民黨生命所寄託，無論何人打倒蔣總司令，就是打倒國民黨，反對革命的蔣總司令，就是反革命，反對三民主義實行者的蔣總司令，就是反對三民主義。這並不是他個人的問題，實係我們全黨的問題，我們擁護蔣總司令，不是擁護他個人，實係擁護中國國民黨，我們萬不要中共產黨離間的奸計，來懷疑我們忠實奮勇的領袖，自取危亡。

第三，冒名清黨。他們看見我們舉行清黨運動，他們也來舉行清黨運動。以爲「你們是右派的清黨，我們是左派的清黨。」他們一方面把鮑羅廷，徐謙，鄧演達，等共產首領藏匿起來，便告訴人說，鮑，徐，鄧等，都經免職離漢了。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一方面又把湖北的共產黨調到江西，湖南的共產黨調到河南，混入國民黨裏，自稱忠實的同志，以圖掩人耳目。諸位同志！試想一想，這種辦法就算清黨嗎？這豈不是他們的後台老板——第三國際——想出來的一種奸謀巧計？我們的清黨運動發生，他們看見勢頭不小，若不變更策畧，萬難保持他們共產黨的生命，所以第三國際爲對華問題，便召集了一個會議，議決採用援助策畧，使比較激烈的共產份子，暫當斂跡，捧出所謂國民黨左派他們的傀儡來作滑稽的清黨運動。他這種策畧，有兩種作用：一方面可以蠱惑軍心，淆亂觀聽；消滅我們攻擊他的目標減少人民恨他的態度。一方面他們却依然得在暗中活動，延續其生命，以圖死灰復燃，他們手段的狡猾，很足以使一般頭腦簡單的全志及民衆入其圈套。所以我們要認清這一種奸計，一致起來撲滅這狡猾惡毒的共產黨。

第四，製造提高黨權的口號以蠱惑同志。他們說「我們是以黨建國，以黨治

革命國民與共產黨

國的，所以必須提高黨權」。這話初聽似乎無可非議，但稍加思索，便覺十分可笑！各位同志，試想一想，我們國民黨的權，到底是誰人攫取去了？我們忠實的同志，是不是得着了黨權？共產黨把國民黨的黨權竊取了去，還來說提高黨權！豈不可笑可恨，但是這種欺騙手段，縱能欺騙投機分子，決不能蒙蔽忠實的黨員，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忠實的黨員，應該努力地將黨權由共產黨手裏奪回來，決無反提到他們手裏之理。況且當此清黨時期，謀害本黨的共產黨，還沒有完全消滅；而一班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及惡化腐化的一切投機分子，仍然潛伏黨內，正待肅清；黨的生命千鈞一髮；黨的基礎風雨飄搖；黨的組織依然散漫；黨的運用依然呆滯；這時候我們說提高黨權，縱使不落到共產黨手裏，也難免落到共產黨走狗手裏；縱使不落到他們走狗手裏，也難免落到貪官污吏投機腐化惡化分子手裏。試看武漢的共產黨，一說提高黨權，而第三國際的孝子賢孫鄧演達，徐謙，等便一躍而盤據武漢，操縱一切了，陳其瑗彭澤民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是什麼東西，不是一無所能，不是昏庸老朽之輩，就是卑鄙醜惡，寡廉鮮恥之徒，也因共黨說提高黨權而達到其升官發財的目的了。所以除非自己是投機分子，否則，決不致為共產黨提高黨權的口號所欺騙。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只有撲滅謀害本黨的共產黨，肅清黨內一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及投機分子，把黨的基礎鞏固起來。黨權也自然而然的提高了。現在是處在黨的生命危險黨基未固的時代，我們在事實上要將黨權暫時寄託於有力的忠實的同志手裏，在他們領導之下全體忠實黨員團結一致努力做清黨運動，保存黨的生命，鞏固黨的基础，發展黨的勢力，萬不能錯認武裝的忠實同志，努力黨的工作為把持黨務，當日總理造黨，迭經嬗變，內部分子仍未十分純潔，組織還沒有完善，所以他老實不客氣對黨員說：「你們都要聽我的話，服從我的指揮。」假使他老人家當日不把黨權自己主持起來，由一班投機腐化分子去亂鬧，本黨又怎能成立呢？怎能存在呢？所以我們本黨要圖基礎鞏固，組織嚴密運用靈活，決

不能沒有忠實而有力的領袖，我們忠實的黨員，決不能錯認忠實的領袖而不聽他指揮，尤其不可惑於共產黨提高黨權的口號，上他們的當，中他們的計，自己把本黨黨權交至共產黨，或他們的走狗的手裏，或投機腐化惡化份子手裏這是我們同志要十分注意的。

現在兄弟所發現共產的奸計就是上述這四點，第一，不用共產黨來對國民黨而利用所謂左派來對付國民黨。第二撇開黨與黨的問題提出對人的問題。第三，冒名清黨以圖掩人耳目。第四，造出提高黨權的口號以鼓惑同志，如果我們認清這四條奸計，我們一定可以撲滅共產黨。如果我們無論中了他那一條奸計，便有絕大的危險。請大家回去想一想，並且廣為宣傳。我們現在討伐共產黨，要認清是黨的生死問題，我們要消滅了共產黨，才能建設自由平等的國家，才能實現三民主義，才能完成國民革命。

吳稚暉先生說共產黨是狐狸精，現在已經變了這四種模樣了，以後還有什麼變形，兄弟自黨隨時給大家報告。

照妖鏡下的狐狸精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覺夫

自共產黨人盤踞湖南以來，湖南人民，陷於水火者至深，徒以其寄生於國民黨中，而國民黨又從未揭破其面目，以致一般民衆，不得真確之瞭解，甚至舉共產黨所爲，一切認爲國民黨當然之行動，苟或加以攻擊，誠恐於國民革命有妨，而又劫於威勢，憚於見殺，雖腐心切齒，而莫敢昌言其非，今幸清黨運動，舉國同聲，社鼠城狐，理無久寄，青天白日之旗幟，至此乃揭然昭示於天下，不容彼黨假借以行其奸，被禍之民，莫不引領東望，以待大軍之至，庶幾出水火而登衽席也，惟重湖遠隔，語焉不詳，又彼黨檢查甚嚴，郵電均無可達，蓋共產之禍，兩湖爲甚，而湖南所受苦毒，又遠過於湖北，今論者只知有武漢共產政府，而不知湖南之有無數共產暴民，是於湖南情形，仍未熟悉，茲故不憚煩瀆，敢以湖南人民所目擊身受者，約畧陳之，以見一斑。

(一) 共產黨盤踞湖南之起因

湖南地瘠民貧，生活不易，自前數年湖南銀行紙幣，全數倒閉，已成全省破產之現象，加以近十年來，南北構兵，曾無虛日，湖南地當衝要，每為兩方鏖戰之場，人民既慘遭兵禍，十室九空，又連年水旱蟲蝗，收穫銳減，謀生無路，黠者遂不惜持其病理的學說，主張共產，利用人民弱點，榨取農工血汗，以為少數黨人揮霍之資，屬革命軍由粵入湘，共產黨遂乘機盤踞，逼遣黨徒，分布省縣，大肆活動，表面上莫不以國民黨為名，而內幕則受其共產黨團之指揮，從徐謙鄧演達之後，為俄人鮑羅廷作僱傭而已，於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固畧無關係也。

(二) 唐生智與共產黨之勾結

共產黨之在湖南肆虐，始於陰歷本年正月間，蓋前此猶有所顧忌也，自唐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生智陽歷元且由漢回湘。卽實行勾結共產黨。以冀達其「倒蔣而代之」之目的。共產黨許唐繼任總司令。（卽代蔣）唐則以兵力助共產黨儘量發展，先是唐之第八軍，並未加入國民黨，共產黨利用其無主義以爲之障也，遂日以其所謂「西皮」者，游說於唐，說國民黨如何會歸於消滅，三民主義之思想，係落伍者，惟有傾向世界革命，加以共產黨，方保成功，唐本反覆之徒，又素無學識，大爲所動，且以爲湖南是自己地盤，苟以共產二字款動民衆，使其擁護自己，一面給國民黨以可懼怕之勢力，卽不難取蔣而代之，其部下何健劉興吳尚諸人，頗不以唐之態度爲然，時第八軍分編爲三軍，方有升官之競爭，莫敢諫止，面從而已，唐以爲羅莫予遠，遂獨行其是，力倡「惟流氓痞子可以革命」之說，謂資產階級。知識階級。非反革命。卽僞革命。而小農階級。又不革命。故惟流氓痞子，肯出頭硬幹，且能迫脅民衆，起來搗亂，而實行共產一語，又彼輩四業不居者所願欲而不得，（在長沙所言如此）蓋唐本專爲搗亂計，亦非有真確之

共產主張也，自此而後，省縣各機關。昔之非有國民黨籍不得任職者；今乃非跨有共產黨籍，即被中傷。黠者投機入部，弱者軟化無遺，知其謀而反抗者，即假他事目為叛黨，為反動，開除黨籍，加以捕殺，於是共產黨之威力，遍於湖南，而湖南之民，被禍無孑遺矣。

(三) 共產黨之殘殺

共產黨之在湖南，以殘酷為道德，以慘殺為首功，以破壞為信條，以報仇洩忿為唯一之先務，於總理遺教，所謂博愛，所謂救民者，毫不顧及也，其組織，除盤踞省城各機關外，各縣必有其死黨數人或數十人，冒國民黨之招牌，把持黨務，各縣國民黨員，不明內幕，且多屬新起，未經黨義上之長期訓練，又多為血氣方盛之人，見事風生，易為所惑，以為國民黨之工作，固應如是，初不知底面兩歧也，而各鄉農協，經其調遣，所選為執委者，並無真正農民，即有之亦被撤除，或恥與彼輩為伍，自行託故辭職，所謂利用流氓痞子搗亂者，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即實施於各鄉農協也，其法，凡耕田者必入會，凡入會者必做農運工作，雖遇田事緊急，曠日廢工，不得躲避，否則從重罰款，或遊街遊園，開去農籍，甚且見殺，以故每有一番示威運動，則梭鏢扁担，恆數萬人，即此脅迫而來之羣衆也，如欲有所捕殺，或藉報私怨，但由黨中一二人提議，謂某人當殺，家產當充，則彼黨儘先領導民衆舉手，以示贊成，農工來自由間，莫名就裏，又脅於威力，恐謂爲反動，於是千人千手舉，萬人萬手抬，初不辨台上人所說何語，欲殺何人，及其人之是否可殺也，會既畢，於是此一二人者，遂將以民意據案逮捕或通緝之，其罪名皆假反動派爲詞，不必確有事實，其真正爲土豪劣紳國人皆曰可殺者，百無二三也，人已捕得，則反縛其手，載以紙紮高帽，背插字標，吹衝鋒號前行牽以遊街，且逼其高呼罪狀，若曰「我是反動派」之類，否則鞭扑隨之，遊街既畢，然後下獄，或即時斬首，或遲之旬日，敲索現金，罄其所有，然後殺之，無倖免者，其權操之共產黨三數人，餘人莫敢過問，縣

知事則惟有奉令承教而已，近且多易以共產黨人，其國民黨員不與比周者，則排擠之，即捕殺亦所不惜，數月以來，省城殺人，殆無虛日，約計當在千人以上，各縣通緝多者至數百人，其自由捕殺，無數可稽者，尤衆，自「倒蔣」聲浪出，苟有議其非者，即殺無赦，省城某旅館，有旅客閱報，至記載「打倒蔣介石」云云，忿然作色曰，「豈有此理」，擲報於地而出。即被偵者捕緝下獄，醴陵某小學，因教員批評「倒蔣」事，被封，學生四百餘人，悉被解散，捕去職教員五人入獄，聲言非殺不可，其餘如省城之晨光三湘純德及高峯等校，俱先後被封，通緝其主辦人，以故湘人苟有飯吃之戶，不必土豪，苟爲識字之人，不必劣紳，一經怨家提議，台下舉手，即無土亦豪，非紳亦劣，惴惴其慄，人人自危，昔人有云，「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鎖壓之患，悲夫，久生亦復何聊」，今日之湘人，殆無不作是感痛者矣。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四) 共產黨與農民互鬥

共產黨之仇殺，是固然矣，然其所利用者，農工也，民衆也，似宜愛護而保全之，則又不然，先是各縣黨部，倡議廢毀各寺廟神像及祖先木主，以爲鄉民憚於報應，欲行共產，迷信固當先破也。議既定，分赴各鄉實行，鄉農以信仰之故，驟難開悟，不惜以死抵抗，恃其梭鏢扁担，倡合羣衆，開始戰爭，黨人或爲所殺，則調遣其羣自圍防之槍械，前往圍剿，捕殺常至數百人，至有連數村數十里之地，無敢出而春耕者，其各族祠堂木主，則嚴令限期自燒，否則加罪，各祠祀產及各地神會，則爲流氓所佔而瓜分之，捐戶不敢問，各慈善機關如育嬰施藥等費，亦悉遭收沒其被捕殺者之家產充公，又不足論矣，唐生智本利用其所謂「佛化」者，以愚衆部，各地毀像案出後，曾一度示禁，然不能止也，夫土木何知，然而農民苦矣。

(五) 實行共產之宣布

湖南各縣，本以農作為生，田皆種稻，秋收納租，大概東佃各半，或有三納四納者，故無併吞席捲之大地主，加以積年凋敝，亦鮮擁資數十萬之家，工廠大者，僅有省立紡紗廠一處，招商承租，餘皆不足數也，自彼黨提倡共產，對於鄉民，輒以分田為利誘之策，謂土地將實行公有，每人即可分得田租八石，其第一步工作，則強迫各地主繳出田屋契據，一併沒收，省城雖設土地廳，並未實施土地法，一任各縣黨人之胡鬧而已，契據既繳，則會集各鄉民，當場焚燒，號為打倒資本，打倒業主，自去秋以來，地主之得收租者至少，即有個戶自願完納，亦被阻撓，惟勒繳公債捐，及催完田賦，則仍如故，房屋亦由彼黨估定價值，減半納租，原有押規，概行索退，近已宣布於五月一號起實行共產一切產業，不歸私有，俟實施清丈田畝，調查戶口，再行支配，並強迫農民繳費，以備清丈之用，其實毫無準備，不過借此以愚鄉民而已，然各鄉去年以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來，經此變動，已畧無安寧秩序之可言，平江等縣，已實行挨戶坐吃，謂之「吃排飯」各縣人民有食穀者，皆經盤封，概歸公有，不得變賣移動，只留食穀而已，又凡有樹木之區，皆伐殆盡，初尙謂有妨於田畝必伐，近則山中亦須自行斫伐，否則人將代斫，仍須罰出工資，其所伐得之薪木，由彼輩限價廉賣，不得出境，蓋四業不居之流，已得飯吃，又患沒柴燒也，此皆上數月間之現象，自五月一號以後，更不知所謂實行共產者爲何如耳。

（六）農民之受害與農作物之減少

湘穀平歲每石約值四元或五六元，農民早作夜休，加以肥料成本，耕百石者，豐歲可多獲二三十石，或十餘石不等，故農多力作，勤者常有餘裕，自去冬阻穀出境，而穀米不能變售，卽近一二十里之隔圍隔鄉，亦無通融之餘地，凡以爲本地四業不居者飽食計也，穀米既不流通，價格復受限制，往年值四元或五六元者，今僅值二元或一元有餘，又經封倉，不得以餘穀擅賣，並禁畜豕

飼鷄，鄉民所恃爲唯一易錢之生命已絕，無論其日用不給也，卽食鹽一項，亦無錢購買，長日淡食而已，而各幫工價，皆已陡漲，農具所需，如鐵工木工竹工織工，及傭工之價格，與夫家常日用，比常年皆數倍而有餘，收入如彼，而支出如此，以是農民益困，又迫於開會工作，計須終日到會或示威運動者，旬日而去其三、四，俱須本人，不得取代，違者有罰，農民既因資乏，又迫以廢時，不惟不能如向日之勤作，卽常例所耕，亦不暇矣，以無力添修農具，僱請長工，且得不償失也，春收既已減少，秋穫亦又可知，又有一事最爲農民所苦者，則各鄉女子聯合會成立以後，婦女多夜出不歸，歸則又廢其炊飯洗衣育兒飼豕之工作，夫稍有言，便謂壓迫，訴之會委，卽被拘罰，因各會俱爲共產黨所把持，專事搗亂，以是農民積恨，謂婦女之爲農民妻者，必皆不保，而婦女運動，轉因此而受不良之影響，尤可惜也。

(七) 工商業之受害與金融之枯竭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湖南工商業本不發達，自經共產黨擾亂而後，店員及工人，失業者不知凡幾，加以穀米不能流通，購買力弱。市面變成閉歇之象，而稍有資本之客商，又均在打倒之列，以是紛紛收束，逃歸鄉里。長沙某綢店，被某會向借二千元，求減不得，偶與人談及，頗為憤懣，彼黨遂認其有反動言論，捉以遊街，當被收押，各商店方出而求保，竟遭槍斃，自此商人絕迹，街道上幾無復行人往來，無形中頓成空城矣，省政府乃布告招商復業，迄無應者，又長沙銀根，全在漢口，自共產黨發布不兌換之令，湘省尤困，持以吐空幣，不能向申漢各莊交兌貨款也，省政府只知一再向商家借索，而釐局稅所，則多被搗毀一空，各富戶又早已逃亡，不知去向，故現在湖南俸額，已由八成減至六成，尚在無着，又唐部餉額，每月已達百數十萬之多，仰屋興嗟，不自知其自殺政策之失也。

(八) 一般之盲動及苛罰

湖南近年因受環境之影響，幾於事事爭先，故每有一新事物發生，渡過洞庭湖，必變本加厲，至問以事前之準備，事後之結果，不顧也，此屬於湖南人之躁動性，無可諱言者也，共產黨既假借國民黨為面具，以佔得勢力，於是大肆反噬，「打倒三民主義」，「反共產即反革命」之標語，最近已張貼滿街，不獨倒「蔣」而已，並有倡勝青天白日旗，但用滿地紅者，即總理遺囑，亦不過殘留之一端耳，其暴動之事，尤不勝舉，日常所見，如攔街剪長衣，謂凡穿長衣或綢衣者，皆為土豪也，婦女不準着裙子，謂其不能打破禮教也，不准叫太太小姐，謂其係封建式的遺孽也，派遣婦女入人家強迫女子剪髮，謂為婦女解放也，不准坐轎及人力車，謂係劣紳及資本家所坐也，強迫焚去神主，謂其為宗法社會之遺毒也，諸如此類，多為釀成事變之起原，及事變已成，則捕殺任意，父母有教其子女而子女不服者，亦有人為之復仇，拘其為父母者遊街，一般人，搖手觸禁，腹誹有誅，不敢言而不敢怒，其投入彼黨之青年，泯沒良心，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倒行逆施，殆無可返，聞已有「殺父團」之組織，不獨女子倡爲裸體遊行也，若子誣父爲反動派，甚至出場自首，已數見矣。

(九) 唐生智部下之離心

唐生智自勾結共產黨後，其所部之各軍官，均不謂然，唐舊日所最信任者，爲現任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何前駐常德，屢電始來漢口，其態度甚消極，常對人言，謂「總指揮已不聽我的話，尙有何說」，又云，「處此時局，當持一定宗旨，不破壞，不建設，忍住一把，」是其態度已屬灰色的，唐嘗召何部第二師訓話，師長劉建緒以下，無一人到場，唐亦嗒然而返，又第三十六軍軍長劉興，唐之參謀長龔浩，第八軍第二師師長吳尙俱根本不信任唐之勾結共產黨所爲，一般議論，俱謂「去年今日，求蔣出兵，不惜以愛弟爲質，後大軍既集，又助唐現餉數十萬，械彈無算，以有今日，伊誰之賜，乃既得武漢，便思離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異，蔣且不保，何有吾等乎，但待大軍來，我輩決不助桀爲虐，以重湘民之痛苦也，一又兵士對於共產黨人，尤切齒痛恨，謂苟得假手，斷不客氣云。

(十) 肅清湖南共產黨之急要

本黨日言清黨，黨如何而後能清，以湖南之爲共產黨所盤踞，恐非空言所能奏效也。政府於軍事自有成算，亦何待言，願以湖南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不可終日，政府似應早爲顧及，且乘其無備而攻之，甚易得手，原共產黨之把持最力者，在長沙不過數十人，各縣分布，不過數百人，自唐生智所部調動以後，彼黨殊甚恐慌，日前省黨令調各縣農民自衛軍，每縣五百人，有槍擔槍，無槍者各帶梭鏢，準備出發，糧餉又無着，聞者莫不匿笑，唐部各軍官之不助共產，又已彰彰著明，湖南素爲革命發生之區，忠實之國民黨員，所任多有，徒以迫於共產黨暴力之下，不能暢所欲言，大軍一到，內應實多，國民革命之完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共產黨肆虐下之湖南

成，視能否肅清湖南之共產黨爲先務。湘局大定，武漢不足圖矣，否則利未見而害已深，中國前途，未可逆睹也。

共產茶毒下之武漢

楊傑（劍虹）

諸位親愛的同志：我現已逃出地獄，得見青天白日了。計我從廣東出發至漢口，迄今凡四個多月。在這四個多月，我精神上感受的痛苦，可謂達於極點了。當武漢召集偽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時，我還以為不至於發生大變故，萬想不到那共產黨竟敢愈弄愈兇，禍國殃民，至於此極的。我處在此陰狸籠罩的武漢。目所睹，耳所聞的無一不令人氣惱，無一不令人傷心下淚。鄂人何辜，遭此茶毒呢？我處在這個人間地獄裏兩個多月，用盡千方百計，直至本月十五日才找得一個機會，擺脫那班魔鬼的鐵索，一溜烟的逃奔到上海來，至十九日才達到青天白日下的上海。還我自由，何等快活。我現在將武漢最近的情形簡略報告，使諸同志知該處民衆，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望政府速加諒討，以解倒懸。

共產茶毒下之武漢

共產茶毒下之武漢

一、軍事

武漢偽政府雖日日虛張聲勢；今日委一個軍長，明日委一個軍長，希圖藉惑觀聽，其實統統算起來祇有張發奎的第四第十一兩軍；李品仙的第八軍；何鍵的第三十五軍；劉興的第三十六軍，賀龍的獨立十五師，而且都是殘缺不全的。統共算起來不過五萬人左右。各軍互相猜忌，互相傾軋，意見紛歧。

偽政府本四月五日誓師北伐——看他們像殺有介事——但是因為意見紛歧，一再延期，幾乎有頭無尾；直至十九日始自己騙自己的胡亂開了一個會，幾個共產黨徒，亂跳亂叫一會，便算了事——這樣他們便叫做充滿革命空氣了。

從三月初至四月十九晚，偽軍事委員會每日開會，討論軍隊出發問題。一部份叛徒主張東犯南京；一部份主張北發。爭論紛紛，今日說向東；明日說向北；弄到那些軍隊團團轉。在四月十日那一天，第四軍已抽了一師兵過江至徐家棚，居然準備到南京來。直至四月十九晚，始決定向北去；於是從二十日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起，開始向京漢路出發。

先出發的是第四軍，然後第十一軍，都開到駐馬店、明港、確山，一帶，計自二十日運至五月二日才完畢。——每日一千三千的慢慢運輸，人家見運輸多日，以為軍隊好多，其實一個空城計耳。

因為河南民衆看穿了共產黨的禍害，遂羣起抵抗，不許他們入河南。於五月三日聚集了數千人，在武勝關至信陽一帶，掘毀路軌，割斷電線，截卒，繳械，以阻止共產黨入寇河南。忍心害理的共產黨遂於六日開大隊前往該處，不問三七二十一，向着一手持木棍竹枝的羣衆，開槍掃射。結果，六百條人命如草芥的斷送了，萬惡軍閥，所不敢爲者，共產黨竟爲之，且處之泰然。共產黨之肉，其足食乎？

現在第四第十一兩軍駐遂平一帶；第三十六軍駐信陽至駐馬店一帶；第三十五軍第二師張國威部駐廣水至信陽一帶；第一師何健部駐花園一帶；照上

共產茶毒下之武漢

共產黨毒下之武漢

面駐紮的形勢看起來，顯然見得是第八軍（包括三十五三十六在內，因為這兩軍是從第八軍分出來的）在後面監視着第四和第十一兩軍。那麼，這兩軍前進則敵不住奉軍，退後又無歸路，進退兩難，去末日將不遠了。

第四軍頭一陣便打了一場敗仗，失了西平，唐生智坐視不救，且實行與奉張妥協。信使往來，不絕於道。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共產黨以前造謠，說蔣總司令通敵，現在請大家看看，和軍閥妥協的究竟是誰呢？

楊森的軍隊風一般的開下來了。六日至巴東；七日至宜昌；八日至沙市，神速得很。夏斗寅畧畧抵抗，便不支了。我從漢口逃出的前二日，夏斗寅已狼狽回漢口。或者現在楊森已抵武漢，不然，亦必不需幾多時了。

十三日有一種消息——據說者云是的確的，（說者的名字我暫不宣佈因他仍在漢口）說是李品仙和何健聯合起來，將於數日內起事，撲滅共產黨。這一個消息，不論其為真假，總之，共產黨已為人人所痛恨，欲一舉而滅之，於這

一個消息中可以抽象出來。

武漢偽政府內軍事狀況，既如上述，那麼，我可以歸結一句斷語說：「偽政府的軍事。絕無勝利的希望。如此，則共產黨不待我們征討。也是坐以待斃了」。

二·政治

武漢可稱完全沒有政治。有之，就是鮑羅廷獨裁下的偽政治會議。他們每星期開三次會，都是在鮑羅廷家裏舉行的。簡直說一句：武漢偽政府，已在鮑羅廷一個統治之下了。孫科徐謙陳友仁等輩，每日至少必須朝見鮑羅廷一次，報告他們的工作，和請示鮑羅廷的聖旨。所以武漢一切事情，都是由鮑羅廷一個人的指揮，沒有他人置喙之餘地。

陳友仁的外交，當然是秉承鮑之意旨進行了。自然他們叛黨以後，外交的手段，一味退讓，現在進一步而與帝國主義勾結，實行賣國了。日本的領事田

共產茶毒下之武漢

共產黨毒下之武漢

中，與陳友仁來往非常之密。四三慘案發生，無辜遭日本帝國主義者慘殺百數十人，他們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反盡力壓迫民衆，不許抵抗。有一次我聽見漢口僑市黨部的宣傳員向工友說：「如果有外國兵打我們，我們不要還手，須要耐着。如果外國水兵用刀槍打我們，我們應逃避，立刻報告工會，由工會報告政府，政府當然有良好辦法的」。你看！武漢豈不像亡了麼？武漢的民衆，不己做了奴隸麼？共產黨的湖北總工會，更大張告示，頒佈什麼紀律。這種紀律的意義，就是不許武漢民衆，向帝國主義抵抗，勾結的結果，他們遂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垂憐了。武漢感受煤荒，日本的田中領事使極力設法代他們辦日本煤來救濟，以前他們誣蔣總司令勾結帝國主義，究竟是誰呢？

三，經濟

偽政府的經濟困迫，可謂達於極點了。以前由漢口中央銀行發行了二千萬元的紙幣，已用完了。四月份總共支出，計一千四百萬元。試問貧苦的兩湖，

那裏負擔得起呢？於是他們就不得不搶掠了。四月十五那一天，他們便派隊包圍了各銀行，下了一道集中現金的偽令，把各銀行所有的現金，完全搶了去。並嚴令以後不得用銀錢。所有各銀行發行之鈔票，都用中央銀行的鈔票換了來。從此以後，他們便大發特發其漢口中央銀行鈔票了。四月裏已發出一千萬元的新鈔票，以後如不早日將共產黨的偽政府撲滅，尚不知伊於胡底呢？因為河南的民衆，不信任他們的鈔票，於是他們便將所有搶來的現金，約四百萬元，運到河南去用了。當下漢口差不多要找一個大洋錢都無處找，將來兩湖的民衆，受共產黨的遺害，不知多少呢？

至於材料呢，自從列強的封鎖政策實施後，來源斷絕，遂一日一日的短少了，又因為上海各銀行拒絕和漢口通匯兌，不能來上海購買，遂陷於絕大困難的境地。軍事和交通需要的材料，已經用罄了。尤其是漢陽兵工廠，目下所存材料，不足支持一個星期。他們便急急的想預備三個月材料；付託一個英國人

共產黨毒下之武漢

共產黨毒下之武漢

，到上海，海參威，各處購買，整船裝去，欸是由俄國在海參威支付的。——聞說俄國最近給他們賣國費六百萬元。這一船材料，現正在採購中，務請政府注意。

燃料一項，自封鎖後，撫順煤來源已斷絕，現在即使出五十元，想在漢口買一噸日本煤，也無買處。所靠者祇有安源萍礦所產的烟煤，這種煤質既劣！一半是煤，一半是石。——而且每日出產不到六七百噸，供給軍事需要尚且不敷，那還有餘額供給工廠。於是武漢各工廠便不得不停工而十數萬的工人也因之失業了，以前每日武漢需煤二千五噸，現在一塊煤也尋不着，其因煤荒而發生的禍害，可想而知。最近他們勾結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漢口日領事允代他們設法運煤到武漢救濟，但是事隔大半個月還不能成事實，因為日本的船員不准開往漢口去呢。

糧食現已為武漢一個重大問題。據我逃走的那一天（本月十五日）調查，武

漢所存糧食，不足一個星期的消費。現在他們正趕緊向湖南購運，但是據我確實的調查，湖南今年，被共產黨的騷擾，農民逃了不少，留下的也學着共產黨的榜樣，懶於工作，日日去高呼「兩聲」打倒土豪劣紳」便可以有產可共了，因此之故，湖南今年米糧的產額，比往年要減去一半，充湖南的供給能力，不足武漢兩個半月的消費，共產黨的日暮途窮，去死日殆不遠，獨可憐我兩湖的同胞，無辜遭此荼毒呀。我希望兩湖的民衆，即日覺悟起來撲滅那禍國殃民的共產黨；早一日撲滅，少一分禍害呢！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王禮錫

(一) 江西共禍最烈的原因

江西政權自共產黨竊據以來，受害之酷，遠過湘鄂，湘鄂從來在共產黨掌握，即或有忠實的黨員，或伏處待時，或遠徙避禍，其餘對於主義無堅定的信仰的人，大都被他們惡劣的空氣所沉浸而不能自拔，至少亦存了一種「苟全性命於亂世」之心，所以他們所語的反動勢力，（即國民黨的勢力）亦無從可以表現，而他們「肅清反動派口號」的對象，自然較狹，至於江西，自公開工作以來，兩黨即明爭暗鬥；省黨部改選以後，各縣黨部，漸入我黨掌握，一切民衆團體，亦多脫離他們的誘惑，而受我黨的指揮，我黨因為建下了廣大的基礎，並且對他們施過了無數的猛攻，一旦黨權政權軍權悉為他們所奪得，對我們的黨員與我們的民衆，自然要施其大刀濶斧的殘殺，這是江西共禍之烈，甚於湘鄂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的一個原因。

江西爲共產黨竊據以後，朱培德還暗中雙方吊膀子，施其獸戰不利則歸於禽的蝙蝠伎倆，忽然見我軍前方勝利，則驅逐共產黨出境，忽然見共軍集中武漢，恐將不利於己，又高叫其擁護武漢政府，當擁護共產黨出境之時，我們的同志與民衆，大起而効力於清黨運動；當擁護武漢政府之時，共產黨又大肆其殘暴，共產黨中又多許多可殺之人，一反一覆，損失無算，這是江西共禍之烈甚於湘鄂的又一個原因。

共產黨在江西與我們黨員鬥民衆鬥，無不失敗，乃施其老祖「不擇手段」的方法，來利用軍人做軍閥的心理，將江西強奪了去，他們向朱培德王均等所誦的主義，是「大雲南主義」，與他們向唐生智等所誦的大湖南主義同一套把戲，在本黨的純潔同志看來，雖是卑鄙齷齪，在他們視民命如芻狗的共產黨實是在是家常茶飯的手段不足爲怪，王均等軍閥的惡根性果然撥動了，於是與共產黨商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量妥當：「你來管黨，我來管政；」江西於是乎斷送了，軍閥既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從前禍贖最烈的軍閥遺孽楊塢生楊如軒一個個，都如蟻附膻的來了，一州縣知事警佐尤其是釐卡，都要栽培雲南人了，十數年軍閥摧殘之餘，何堪再受此雙重剝削，這是江西共禍之烈甚於湘鄂的又一個原因，千里逋逃，因風頹淚，能不奮筆，縷述所聞！

(一)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政治

共黨原以政權交付雲南軍閥為取得黨權的交換條件，所以後來一切知事警察所長的位置，幾乎四分之三是雲南人，貪官污吏既有軍閥為靠山，自然種種剝削壓迫的行爲，無所不用其極，偶有反對他們暴政的人，他們也將共黨所慣用反革命字樣，加於反對他們的人，反革命三字在江西於是有兩個意義；一是反共產，一是反雲南軍閥專政，所以他們的政治無異於軍閥時代的政治，而運用之巧過之。

一切做官的人，所求的只是錢，而一切共產黨徒所求的只是殺人放火，一要錢自然不消說，——軍閥和軍閥的走狗利用共產黨要錢殺人放火的心，去趁火打劫，共產黨也樂得不礙手，往往用些「左派」「真革命的」等等頭銜去捧他們，共產軍閥，相依相長，遂造成一個恐怖的政局。

公安局長朱德就職的時候，其演說辭曰，「我受黨」自然是共產黨」的命令來做公安局長，不願做一個平常維持治安的公安局長，「反而是說要做一個擾亂治安的公安局長」要做一個反動派的劊子手，（反動派指本黨）他這段演辭是向共產黨表明若你們能讓我賺錢，我可以幫你們擾亂本市的治安，殺盡中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

各縣開庭審判的時候，黨部與各種民衆團體的職員，巍然高坐，縣知事在旁陪審，往往因為私人親怨的關係，在公堂吵起架來，縣知事變成一個排難解紛的和事老，有時因為工會農民協會或黨部的委員老爺要報私仇，更不惜派警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派差，殺人放火，這些委員老爺怎不感恩知己，任他們貪官污吏窮其羅掘之術呢？

直魯各省，是軍閥的政治，湘豫各省，是共黨的政治，只有江西是軍閥共黨相助爲虐的政治，在此雙重直接壓迫與剝削之下，我江西三千萬同胞怎麼忍受得了呵，

(二) 共黨鐵蹄下之江西經濟

共產黨本來就是搶產，在搶產政治之下，經濟狀況之混亂，不言可知，江西自共黨肆虐以來，市面日就冷靜，金融日就凋竭，推其原因，不外四種：現金集中，一也，幣制不統一，二也，輔幣缺乏，以大洋爲單位，三也，掌財政者，意圖搜括，賦稅不易整理，四也。茲約畧分述於下：

(一) 現金集中，是他唯一的暴政。他們明知他們的生命不過如朝菌蟪蛄，朝不保夕，所以極力想法子把現金搜括，以備捲逃。

他們搜括的方法真巧妙，城內各門及街頭巷尾，都密布糾察隊，來往行人，盡情搜檢，有以紙洋易現洋去，其次，以少數紙洋易多數現洋，其次，攪現洋，不攪紙洋，最壞的，無論現洋紙洋，盡數搜去，所以經糾察隊四五人之搜檢者，必定一文不留，探囊劫篋於通都大邑之中，青天白日之下，惟於共產黨治下之江西見之，無怪吳稚老說共黨之努力，直如四馬路爬而手白天割口袋淘銀錢之努力矣：

(二)共產黨一奪得黨權，即散布謠言，污蔑蔣總司令為反革命，並極力設法挑動人民對於蔣總司令之惡感，使人民不信任臨時兌換券，就是挑撥的一種伎倆，好了，臨時兌換券不為人民所信任了，現金亦為共產黨搜括盡了，南昌亦遂無錢可用了。

於是共黨手忙足亂，時而臨時兌換券四折使用，時而加蓋圖章而後可用，時而出久成廢紙之江西銀行鈔票蓋章使用，幣制淆亂，朝行夕改，於是商賈不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敢買賣了。

(三)小洋，銅元，市上幾不見蹤影所以無論買一微物，至少必費大洋一元，於是物價飛漲，買賣停滯。

(四)共產黨閱在江西，自知其命運不永，所以並不想什麼長治久安之策，凡放一知事厘下，或各種捐之徵收員，除確定之保證金外，還要預繳若干，並以此為寬其繳解之期的條件，意若繳解之期，不遑顧及，所以緩亦無妨。

在這種狀況之下，沒有錢的人，無工可作，生活無法維持，有錢的人，百萬變成廢紙，長此下去，資本來家與勞動者必至同歸於盡。

(四)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教育

江西教育，經共產黨之蹂躪，簡直可說已經完全破產。

在教員一方面，腦筋清醒的，大約與本黨的省黨部多少有點關係，至少也表同情，自省黨部被搗毀以後，差不多通通被視為反動，逃的逃，捉的捉，於

是在江西辦教育的人，都是些不學無識的共產黨徒。

共產黨的省黨部秘書賀益舉，在職業學校教黨義的時候，曾發表一段名言：

我對於黨義之解釋，是不容人懷疑和討論的，誰懷疑我的解釋，誰就是反革命。這是他有一次受質問至於瞠目不知所對的時候，情急智生，遂想出這一段妙語，這段妙語，解救了他的同志們多少窘急。

在教員一方面看，教育經已是破產了，
在學生一方面看，更是令人傷心。

第一師範第二中學的學生因為忠實的較多，被認為反動而捕入總工會公安局的，竟過於一百五十六人，毒刑拷打，無所不至。

有一次，一個十二三歲的學童在街頭看見「打倒蔣介石」之標語，用鉛筆寫「豈有此理」四字於紙尾，為反動市黨部之肅國華所見，立刻拘送總工會，并揚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言曰：「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便充滿了反動思想，到二三十歲還了得嗎？」他們的掩耳盜鈴，類多如此。

因此學生中無奴隸性的，多不願受此壓迫，紛紛棄學回里。

共產黨的教員們，因為自己不能教書，遂倡「學生不必讀書說」。以便同歸於盡，而省自己的煩惱。

他們的理論是「讀書過多，必成反動。所貴在行，不貴在知。」並且常用感性的話挑撥學生們：「如果你們去宣傳，使人了解聯俄聯共政策的意義，如果你們去組織，使農工階級意識的顯，如果你們能去殺一反革命（指國民黨）除了革命的路上二分障得：那末比讀一百年書的成績還好」。因此學生們都束書不覲了。

至於教育經費一方面，尤其是全無辦法。所以江西的省立學校通通在五月以前倒閉了。

(五) 共產黨鐵蹄下人民之言論與行動

革命所要求的事情很多。「自由」自然是革命所要求之中最要緊的一件。共產黨的革命，自然不是例外，事實上却怎樣？

我們貴縣——安福，是共產黨認為他們成績最好中三十縣之一，在共產黨，實在獲得了無上的自由：查抄家產的自由；工人糾察隊在街上捉人的自由；勒索苛稅雜捐的自由；以至於殺人放火的自由至於普通一般人民，得了什麼？不過加添了幾層鐵蹄罷了。下面舉幾樁事實：

街上不許兩人並肩走路。走路只許直挺挺的向前，不准後顧，他們玩慣了偷偷摸摸秘密集會的把戲，賊人賊膽，就以爲別人也常常有秘密集會，竟想出比「偶語詩書者棄市」還利害的法子來。

四月底，安福開全縣代表大會，他們因爲要抄一忠實黨員的家，向代表大會提議。付表決的時候，並附帶說明，「不舉手的與反動派同罪」。座中公然有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兩位忠勇的同志——張焜，黃祖憲，不怕他們的威嚇而不舉手，可憐這兩位烈士，被他們當場拖出，慘刑斃命。

九江的農民有九十三鄉在本黨指導之下，自共黨竊據國權以來，他們取不合作主義，凡他們所召集的會，概不參加，此本是不緊的事，不過在買空賣空的共產黨看來，却是大失面子！最近受陳公博的教訓，焚燒村舍數百家，殺人不可計其數。

兩個人走路，就有反動的嫌疑。一手不舉，幾個會不到，其罪便足致死，共黨的慘酷，真是不可思議！還有什麼行動自由可言？

至於言論的不自由，尤其是不可思議。一個學生有一次費了一塊錢買了一份申報，看見我軍佔領徐州的消息，向一個共產黨員談起。這個共產黨員立刻板着臉孔說，「誰看見來」，不好了，一言肇禍了，一會兒，兩個糾察隊上門了。如果不是當事人親口向我這樣說，（此人已至南京）幾乎以為是天方夜譚中的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革命

故事。

革命革命，幾百萬革命者頭顱上熱血換來的自由，竟完全為少數共產黨徒所奪去，豈不可痛！

(六)最後幾句話

桀紂秦始皇以至於李闖張憲忠以及歷史上一切的橫暴者，還有過於共產黨的橫暴否？歷史上無論何代的人民所受的痛苦還有過於共產黨鐵蹄下的江西人民所受的痛苦否？

軍閥固然要討伐，但是共產黨治下的人民所受的痛苦，遠過於軍閥治下的人民；共黨治下的人民，請救的迫切，遠過於軍閥治下的人民。我們的國民革命軍，其速回義師，先討共賊！

我們幸而逃出恐怖的江西的人們，官如何日念故鄉水深火熱中的同志同胞，官如何團結一氣，臥薪嘗胆，以圖早殲醜虜，以圖早日為死難的烈士復仇，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共產黨鐵蹄下之江西

乃近日竟有意見紛歧，機詐相見者，請一默念我們洞胸斷胆的死士請一默念我們焦頭爛額的民衆，自己還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否！

我真悲憤填膺了！我的熱血沸騰了！我不得不高呼：

江西的忠實同志團結起來！

不要忘了我們洞胸斷胆的死士！

不要忘了我們焦頭爛額的父老兄弟！

不要忘了我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請我們的國民革命軍從速討伐江西共產黨請我們的國民革命軍從速討伐殺

人放火的大本營——武漢偽政府！

爲湘鄂贛死難的烈士復仇！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七月三日於上海

附錄

寄汪精衛書

吳稚暉

精衛先生執事，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再奉書於執事。如以私交言，將出不遜之言，自應求先生恕其冒犯；倘以公義言，則言之激直，有不敢不盡其詞者，今有慈父，殯於郊，忽以變殭屍聞，每夜必出殺人，行路裹足，則剖棺而視，白毛毳毳然，遍於體，非復慈父狀態，爲之子者，其哀痛何如？又有愛子，隔日尙趨庭溫語依依然，忽明日由塾歸來，怒其目，擲書包，趨廚下，奪菜刀執之，遂殺家人，不得已檻於書房，又日夜叫囂，伺隙則破押出，較劇盜爲猛，非復愛子，爲之父者，其哀痛又何如？我輩愛先生，敬禮則如父，期

附錄 寄汪精衛書

附錄 寄汪精衛書

望則如子，而先生今日狀態，已變成殭屍及瘋漢，我等哭笑皆不可，痛苦極矣，弟等之所以有此言者，以前不必論，即自今年四月一日相見而後，至於今日，先生之離奇怪誕，真使莫名其妙！如先生果已歸化共產黨，不過借國民黨為一種見客之面具，是則先生已服膺陳獨秀而為之第二矣，先生居武漢三閱月，代共產黨恣意破壞國民黨，亦固其所。又如先生果如淺人之所測，不過好為領袖，貪聯共之策，植勢可深厚，故至于山窮水盡，又必詭言反共，而不忘倒蔣，是二者而果信，則先生僅僅變為殭屍，原亦可言不瘋。但最近一週前，七月十八漢口中央日報發表所謂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之宣言，詞氣之間，有所謂共產黨，「決議案之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似乎主席團中的先生，絕非立在共產黨方面，而又灼知利用共產黨之不可能，然而何以又其勢洶洶？如欲率領張發奎之共產軍，願為流寇，圖據浙閩兩粵，為最後之奮鬥，難道目睹共產黨禍湘，禍鄂，禍贛，慘痛不忍正視，復欲率此醜類，再禍鄰境，

革命國民與共產黨

再禍鄉邦乎？汪精衛復何面詆謀昔日之禍粵者，彼輩正楚弓楚得，以爭私利而已，而汪精衛乃率赤帝醜類，賣國劇盜，再據海疆，以便海參威之勾通，是先生將爲吳三桂猶不食其肉之舉動，豈非由失心而瘋，且厲氣所積，又變爲僵屍耶！今且先載七月十八的中央日報政委主席團之報告於左，其言曰：「本黨於今年三月，開第三次會議，議決本黨與共產黨開聯席會議，討論一般的合作辦法，尤爲本黨對共產黨之誠意的表現，自有此決議以後，本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便邀集共產黨諸負責同志，開聯席會議，或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開會時間往往延至四五小時，對於國內外一切問題，皆提出討論，共同解決，政委主席團以爲如此辦法，必能使容共政策，得更大的效果。」不幸六月初旬，政委主席團，忽然由共產黨負責同志，交給一個秘密決議案，這議決的內容，是對於本黨的生命，加以根本的危害，這一位負責同志的姓名，此時不能宣布，所可聲明的，這一位負責同志，不是以秘密形式，而是以開誠形式，來與本黨

附錄 寄汪精衛書

附錄 寄汪精衛書

商權；惟共產黨方面，立即將這一位負責同志驅逐出去了，其罪名是洩漏秘密，共產黨既然如此瞞神瞞鬼，所謂聯席會議，豈不是一種具文？此不能不令政委主席團大為失望的。今祇將這會議決案的內容摘要宣布如左：

(一)關於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用上級機關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

(政委案)這種主張，對與不對，姑且勿論，但這決不是本黨的主張，民生主義裏說時，「耕者有其田」的意義，但是同時說明「要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總理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說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再三叮囑，要求這種主張之實現，必須農民起來，在政府領導之下，以和平方法，得到解決，如今他們却主張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豈不是與本黨的主張大相違背？倘使共產黨方面在聯席會議上提出這種主張，與本黨商權，甚至爭論，甚至決裂，尚不失為相見以誠，光明正大，然共產

黨方面絕不提出這種主張，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後，共產黨方面也承認農民運動的幼稚與錯誤，也承認應加以制裁，却不道湖南農民運動所以如此幼稚與錯誤，完全是不受本黨上級機關之指導弄出來的，而這却是共產黨方面的主張，共產黨方面，如今却又以本黨制裁農民運動之幼稚與錯誤為藉口，而說本黨不要民衆了。

(二) 在中央委員中增加新的領袖，將老中央委員代替了。

(政委案) 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須知中央執行委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如今却將新的來代替舊的，這豈不是根本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豈不是根本的破壞中國國民黨。

(三) 國民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

(政委案) 這種主張，更是荒謬，其破壞本黨之陰謀，可謂盡情暴露。

(四) 消滅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

附錄 寄汪精衛書

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政委案)這種主張是根本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建設共產軍，本黨自實行總理容共政策以來，在武裝同志中，向來沒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的區別，每每對武裝同志演說，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無可分析，這是本黨負責同志所諄諄而道的。如今他們却偏要分出誰是共產黨員，誰是非共產黨員，要武裝兩萬共產黨員來消滅非共產黨員的軍隊，所謂工農分子，其名則美，既經挑選，其必為共產分子，不言可知。這種主張，如果實行，則國民革命軍與共產軍戰爭，必不可免，這真所謂大亂之道。

(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作領袖，(不是共產黨員)組織革命法庭，處罰的反動官軍。

(政委案)這種主張，不值一笑，在共產黨看來，知名的國民黨員，不過是共產黨的劊子手。

(政委案)主席團自發現這決議案以後，因關係重大，不能不審慎考慮，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又不能不爲本黨生命及國民革命前途謀安全發達之保障。乃政治委員會主席團正當審慎考慮之際，而七月十三日又有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對於本黨，厚誣醜詆，無所不至，並鄭重申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這是共產黨員破壞本黨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國民政府是本黨執行命令之最高機關，既然退出國民政府，便無異脫離本黨，乃偏說退出國民政府以後，仍在國民黨，於理論上實爲矛盾。且國民革命及各級政府機關，都屬於國民政府統系，既然退出國民政府，則在國民革命軍中，及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本黨既發見了共產黨方面危害本黨生命的議決案，又發見了共產黨方面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容共政策，已可謂破壞無餘，然本黨仍體念總理遺教，對於共產黨力求容忍，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七月十五日通過決議案原文，與共產黨七月三十日宣

附錄 寄汪精衛書

言，兩相比較，誰是極意保持革命聯合戰線，誰是任意談過他人，藉端攻擊，讀者必能一覽無遺的。

精衛先生！吳稚暉讀完右邊所載之宣言，最爲難過，從頂門麻起，麻到脚底，肉麻得耐不得者就是「我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又就是「既不願輕率的破棄革命聯合戰線，」爲什麼爲了這三句話？肉要麻到這般田地，就是把列甯的恨世認做革命，尤其是把鮑羅廷那班賊強盜，算做革命黨，更十分叫耳朵吃虧，把陳獨秀李立三那班惡徒，也算做革命黨，同他們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還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何物共產黨？如有此魔力，能叫白面書生的汪精衛傾倒如此，汪精衛不知如何中了風着了魔，如醉如狂，並香臭黑白一切顛倒，竟放任那班惡徒縱惡了三年。中山先生的容共，批示在鄧澤如先生的呈文上，批得清清楚楚，止爲他們要借共產搗亂，妨害國民革命，所以收容到國民黨裏來，叫他們服從三民主義，停止他們錯認的共產政策。精衛先生！你發什麼

，要向他們生在一塊，死在一塊，結起革命的聯合戰線來呢？所以先生在武漢綜合演講之詞，訂成一小冊，不久尙有此間報界的忠厚長者，同你對牛彈琴，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資產階級民主政體，辨論起來，他還諷示我應當辯駁，豈知我在一個月前，便大澈大悟，覺得先生不過癡人說夢，何必化了氣力，我們反來對實策做史論，徒然叫那班共產黨的惡徒，坐在旁邊好笑呢？因爲主義政策共產黨的實際，那裏有這麼一回事，我對旁人早說，汪精衛先生替共產黨辯護，若共產黨果有一毫實際，果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我當焚香跪在地上，受共產黨的洗禮，其去馬格斯牛格斯更十萬八千里，共產黨我在一個月前，尙信他們有合於張溥泉先生品題的，叫做強盜主義，我也曾經賞贊他，稱他爲有訓練有組織的李自成張獻忠主義，然而一個月以來，我却大大以爲不然，那裏够得上強盜，更那裏够得上李自成張獻忠？強盜強盜，都被共產黨笑爲英雄氣概的一種，他們還嫌強盜方法太老實，共產黨者，簡直是一個寡廉鮮恥，萬惡

附錄 寄汪精衛書

附錄 奇汪精衛書

千刁的毛賊，如是而已，請以一事作証，自從反共以來，曾聞有捉到共產黨，臨死戟指痛罵，慷慨就死者乎？無不叩頭乞命，聲淚俱下，以求倖免，此非彼等之卑鄙，乃是彼等之策畧，苟倖幸得釋，而搗亂如故。所以凡稍有一知半解，具些少的人格人氣者，決不會成共產黨，凡成共產黨者，決然再沒有一毫人格人氣，能轉移其賊性，何以辦其爲共產黨，卽其人第一先要終身沒有一句真話，第二以能騙人爲第一種道德，所以他們什麼馬格斯，什麼無階級有產階級，什麼革命戰線革命方法，都不管若自其口出，我輩最好惟掩耳不領教，猶之乎你替賄選議員去談國利民福，更算你的倒運。汪先生還要替他們去結革命聯合戰線，要生在一塊，死在一塊，我連帶想到了那個鷹頭鼠目的陳獨秀，肉麻呀，真正肉麻，先生若說我言之太過，我自然也原諒那班赤俄，他們止是遙遠的革命，綿亘了一百五十年，終不成功，眼見一票一票的人送到西伯利亞去死，所以積忿成恨，積恨成厲，送變爲什麼當也不肯上，止要達能洩忿目的，什

麼手段都肯用，所以什麼說鬼話用騙術，都算做最高革命方法，至於共產主義，無產專政云云，都是說鬼話用騙術的材料。你看木司科，無產階級整千百的睡在火車站待客室的內外，那專政的，正是幾個說得鬼話更像，用得騙術更辣的共產黨，所以蘇俄也居然要冒充世界革命黨，且到慢些瞎說，何況要同他結革命聯合戰線？至于中國的共產黨，更是不堪，他們並無什麼忿恨，簡直閉了眼睛一想，都是造假鈔票的詹大悲，痞棍的李立三，無行文人的陳獨秀，一班頂骯髒的垃圾，成起來的糞堆罷了。精衛先生呀！你何以至死不悟，還要率了死臭的小共產奎等，去擾亂父母之邦呢？你到底何時因天狗星經過你的睡床，你才變了疆屍，你飲什了麼狂泉，就失心的發了瘋！我們細細追原的原諒你，因為你在北京看顧總理的疾病，太勞苦了！且兩三月沒有好睡，陳頌平先生批評上海店夥，對容沒有好聲口，止為睡眠不足，肝火一旺，容易失去常度，何況你是數月不得好睡？嗣發且亦果曾激發肝病，先生至今的如醉如狂，大約是

附錄 寄汪精衛書

肝火太旺。果然止是如此，願你在廬山爲長時間的休養，我們哭笑俱不可，痛苦萬狀，話太直，望你多多見諒，弟吳敬恆 首○七月二十六日，蔡李兩先生亦寄聲候候你。

